

困學紀聞注

困學紀聞注卷十二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考史

三皇之書伏羲有易神農有本草黃帝有素問易以

卜筮存本草素問以方伎存其天乎新安王晦叔

名云原注程子曰素問必出於戰國之末○元圻案史記秦始皇本紀天

炎二云下故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

樹之書神農本草不見於漢志隋志始與黃帝素問俱著錄於醫方家云

梁有蔡邕本草七卷則此書出於東漢也本草經曰神農問於太乙小子乃

從其書藥以教人命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本上經中藥一

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本中經下藥一百二十五種為佐使主治病

以應地本下經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種法三百六十五度今單行之本不傳

惟見於宋唐慎微證類本草中其刊本以陰文書者皆本草原文也素問注

已見卷九王晦叔雙溪集卷三本草正經序世真古於上古人真聖於三皇

伏羲有易神農有本草黃帝有素問醫卜在後世為方技古則聖人濟天下

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見於王莽

傳蓋古之遺言也與邵子觀物同

元圻案漢書王莽傳下地皇三年二月蕭橋災

莽惡之下書曰夫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皇王德運也伯者繼空續之以成歷數故其道駁邵子觀物內篇十三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七國冬之餘列也

司馬公

虞帝篇

詩曰虞舜在倦勤薦禹為天子豈有復南

巡迢迢度湘水張文潛詩曰

元圻案楚辭九歌有湘夫人王逸

老人安肯泣路傍酒淚留叢筠

今本柯山集五十卷不載此詩

一詩可

以祛千載之惑

元圻案史記五帝本紀舜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為零陵楚辭九歌有湘夫人王逸

注舜二妃娥皇女英隨帝不及墮於湘水之渚因為湘夫人晉張華博物志史補云堯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帝以弟揮竹竹蓋斑

司馬溫公史刻曰天子之職莫勤于巡守而舜猶親之卒死於外而葬焉惡用使禹攝哉沈存中夢溪筆談辨證曰帝舜陟方之時二妃之齒已百歲

矣後人詩騷所賦皆以女子待之語多演慢皆禮義之罪人也林氏向書全解曰堯老而舜攝則不復以庶政自關而舜實行巡狩之事舜既使禹攝

矣則巡狩之事禹實行之蒼梧在舜之時地在要荒之外豈復巡狩而死以是禹率天下諸侯以會葬於要荒無人之境此理之必不然者而馬公詩云云此說為得之路史餘論曰虞舜晚年亦既退聽而禪禹矣南巡之舉總之伯禹而二妃俱過期頤孰有從狩之事哉

天官書云熟五斗米頃李商隱李賀小傳如炊五斗

黍許時本於此元圻案史記天官書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

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食頃小收熟五斗米頃大收正義正月旦欲其終一日有風有日則一歲之中五穀豐熟無災害也李商隱李賀小傳曰長吉將死忽畫見一排衣人駕赤此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然下榻叩頭言阿嬭老且病貧不願去排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少之長吉氣絕常所居廳中教教有煙氣聞行車警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

趙使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樂乘使趙葱顏聚代李牧

牧不受命見史記本傳此非為將之法頗牧特戰國之將

爾易之師曰行險而順問按樂毅便有賢將之風全云李牧受誣而死與廉頗微不同○元圻案史

記廉頗趙相如列傳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攻燕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王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齋將頗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欲捕得李牧斬之唐書郭子儀傳贊曰子儀再造王室及大難略平趙護恭詭奔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信非頗牧所能及頗牧意在功名汾陽志安社稷也所謂行險而順者唐幾近之

太史公傳周陽由云與汲黯俱為伎黯之正直所謂

仁者有勇剛毅近仁者也謂之伎可乎周陽由蝮

鷲之靡爾其可以與黯並言乎汲鄭同傳猶不可

而以由與黯俱是鷲臬接翼也全云太史公謂汲黯好黃老

賢者不免至風節挺然乃真儒也所惡者公孫宏輩之偽儒耳又云此條亦復其謂汲黯不宜同傳則前未之及○元圻案劉孝標辨命論蕭蕭不同器臬鷲不接翼史記汲黯列傳曰鄭莊汲黯始列為九卿廉頗行術累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貨財云云其同傳之故子長已自言之

賈生弔屈原曰謂跖蹠廉注楚之大盜曰莊蹠韓非

子喻老篇

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莊蹠爲盜於境內

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蹠蓋在莊王時漢西南

夷傳莊蹠者楚莊王苗裔也以其衆王滇此又一

莊蹠也名氏與盜同何哉

元圻案漢書賈誼傳誼旣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

原其辭曰闔茸尊顯今譏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淵兮謂蹠

蹠廉注李奇曰跖秦大盜也楚之大盜爲莊蹠呂氏春秋季冬紀介立爲

莊蹠之暴郢也高誘注莊蹠楚成王之大盜畢氏按本載梁伯子云商子弱

民篇荀子議兵篇韓詩外傳四補史記禮書並有莊蹠起而楚分之語皆不

言在楚何時韓非以爲在莊王時而高氏以爲成王時則又在南史漢則以

蹠爲莊王苗裔在楚威王之世而通典邊防三通考南蠻二辨其誤以范史

謂在頃襄王時爲定獨困學紀聞據韓非漢書以爲二人此未敢信盧云案

後漢西南夷傳楚頃襄王時遣將軍莊蹠伐夜郎因留王滇池杜氏言即莊

蹠華陽國志南中志云楚威王遣將軍莊蹠伐夜郎剋之會秦奪楚黔中地

無路得反遂留王滇池此本非楚之境內地今此言暴郢韓非言爲盜於境

內荀子言莊蹠起楚分爲三四皆與言將軍事不合荀子以唐虞之死與蹠

並言案秦殺唐昧昧即獲在楚懷王二十八年則蹠當威懷時亦可見此註

或本作威因形近而誤成亦未可知也

淮南人閒訓曰秦王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

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

高誘註鐔城在武陵西南接潯林

一軍守九疑之塞

註九疑在零陵

一軍處番禺

之都

註番禺南海

一軍守南野之界

註南野在豫章

一軍結餘干之

水

計餘干在豫章

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轉餉又以

以何本一作一誤

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

註鑿通湘水離水之渠西嘔越人譯吁宋西嘔音嘔君名也

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

處莫肯爲秦虜置桀駿以爲將而夜攻秦人大破

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

於是陳勝起於大澤秦擊越之事詳見於此

全云史記淮南

王傳伍敬曰尉它知中國窮極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
衣補秦皇帝可其請發萬五千人百姓瓦解不一年陳勝起此當在屠維既
死發南戍備越之時又云監錄者史祿也渠乃零渠西嘔君乃西
颺君以史記南粵傳證之知嘔即厥 繼序按古以交趾為西甌 大事

記在始皇三十三年解題不引鴻烈書錄此以補

遺原注淮南王諫伐閩越其言略同 全云嚴安上書武帝亦云秦皇帝

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以南攻越時秦禍

北構於胡而掛於越○元圻案呂成公大事記七秦始皇帝三十三年發諸

甯逋亡人贅婿買人擊匈奴取其地置桂林南海象郡 通鑑秦紀始皇三

十三年發諸甯逋亡人贅婿買人為兵畧取南越陸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

以隴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與越雜處 淮南王諫伐閩越書見漢書嚴助

傳嚴安書見本傳

太史公述楚漢春秋其不載於書者正義云項羽歌

美人之和之楚漢春秋云歌曰漢兵已畧地四面何云
作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是時已為五
言矣五言始於五子之歌行露元圻案漢書司馬遷傳漢
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

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
漢書藝文志楚漢春秋九篇班固自註曰陸賈所記史記項羽本紀項
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
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
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騶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
氣蓋世時不利兮騶不逝騶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
和之正義楚漢春秋云歌曰漢兵已畧地四方楚歌聲云云

楚漢春秋曰高帝初封侯者皆賜丹書鐵券曰使黃

河如帶太山如礪漢有宗廟爾無絕世

原注下二句不同何云下二

句尤質厚○元圻案太史公曰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至太初百年之
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周亦少密焉然則漢有宗廟而功臣絕
世者多矣高祖功臣年表序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寧爰
及苗裔豈有所諱而易之與楚漢春秋語見太平御覽五百九十八

又曰惠帝崩呂太后欲爲高墳使從未央宮而見之

諸將諫不許東陽侯垂泣曰陛下見惠帝冢悲哀
流涕無已是傷生也臣竊哀之太后乃止東陽侯

張相如也

見太平御覽四百五十七

又曰下蔡亭長冒淮南王曰封

汝爵為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黔徒羣盜所

耶而反何也

原注謂英布史漢不載全云張相如見用於文帝時太史公不立傳然文帝稱其長者蓋亦申屠嘉張蒼之

流此條可以補史闕○元圻案史記高祖功臣侯表東陽侯張相如高祖六年為中大夫以河間守擊陳豨力戰功侯千三百戶張釋之傳問文帝曰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帝曰長者下蔡亭長條文選陸機五等論注引之

漢大啓九國燕

高祖子建都薊代

高祖子恒

齊

高祖子肥

趙

高祖子如意都邯鄲

梁

高祖子恢都淮陽

楚

高祖弟交都彭城

荆吳

高祖兄仲子濞都吳更為吳國

淮南

高祖子長都壽春

淮陽

高祖子友都趙

皆同姓也

長沙異姓

吳不與焉漢表削

淮陽而列長沙當從史記

集證玉海百三十四班氏析異姓同姓為二表則太史公之封二等之敘

與文意不屬蓋太史公為異姓言也二等為異姓同姓合而言之也若二等之敘不可不載則唯獨長沙異姓六字不當創遷雖於表敘體說而表列淮陽固敘既明言荆吳淮南長沙而不言淮陽表又不列梁與淮陽又削長沙異姓一句何以知淮陽為九國之數而長沙在外也全云漢表最無義皆

妄改史記者也。○元圻案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曰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

斷而敢行鬼神避之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秋霜

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

見史記李斯傳

此戰國諸子

之言而趙高誦之爾高非能為此言也

方樸山云趙高能為爰歷篇安

知不能為此言。○元圻案爰歷恐亦如呂氏春秋集儒者為之

樂書作十九章索隱云安世房中樂今攷之漢志安

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索隱誤

元圻案史記樂書曰

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儔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肄舊而已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為協律都尉漢書禮樂志曰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又曰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孝惠二年更名曰安世樂安世房中歌十七章

御覽

七百六十六載淳于髡十酒說曰羅襦排門翠笄窺牖蓋

好事者因滑稽傳而廣之非戰國時語也

元圻案史記滑稽傳

淳于髡曰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展易交錯杯盤狼籍堂上滅燭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蒲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

鄒陽書齊用越人蒙漢書

鄒陽傳

云越人子臧其事未詳

元圻案史記鄒陽傳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鄒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殺之乃從獄中上書曰秦用戎人由余而竊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宣索隱曰越人蒙未見所出漢書作子臧又張晏云子臧或是越人蒙字也

李斯傳注辯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云云

案集解駢案辯士隱

姓名遺秦將章邯書曰李斯為秦王死廢十七兄而立今王也然則二世是秦始皇十八子

此書在善文

中隋志

集總

善文五十卷杜預撰

全云見公武讀書志謂晉摯虞始作文章流別後世

祖述之而為總集如蕭統所選是也據杜預撰善文五十卷則善文章自預始

滑稽傳齊使淳于髡獻鵲於楚

案此文褚先生所補

說苑

奉使篇

云魏

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鵲於齊魯連子云展無所為

魯君使遺齊君鴻韓詩外傳云齊使使獻鴻於

楚其事皆同而四書所載異

元圻案索隱已言之唯不及魯連子徐堅初學記奉使類魯

連子展無所為魯君使遺齊襄君鴻至淹而浴鴻鴻失其袞在御者曰鴻之毛物可使若一能買鴻耳無所曰吾非不能買鴻也是上隱君下易幣無所不敢其餘諸書與魯連子所載畧同不備錄

項羽紀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法言以為蔡

生漢書以為韓生

元圻案法言重黎篇蔡生欲安項咸陽不能移又亨之或者未詳與曰生舍其木侯而謂人木

侯亨不亦宜乎

漢書項羽傳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曰伯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

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斬韓生晉段灼表亦言項羽既得而失之其咎在烹韓生而范增之謀不用宋王益之西漢年紀高祖

紀考異曰楚漢春秋揚雄法言以為蔡生班史通鑑以為韓生未知孰是唯史記以為說者今從史記

漢高祖起布衣滅秦楚自後世處之必夸大功業以

爲軼堯舜駕湯武矣其赦令曰兵不得休八年萬

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

案此合史記不

載漢書載於高帝紀五年

言甚簡而無自矜之意此所以詒厥子孫

何本作孫子

享四百年之祚歟

何云論本子贈石鼓歌○元圻案東坡石鼓詩曰何人作頌此尚高焉古斯文

齊胸熾勲勞至大不矜伐文武未遠猶忠厚

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

名此高帝之詔也

案見漢書高帝紀十一年

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

本以霸王道雜之蓋已見於此詔矣劉向稱賈誼

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伊管豈可並言哉林少穎

論之曰王霸之無辯漢世爲尤甚儼人之非倫漢

儒爲尤甚尊王紬霸言道義不言功利一董仲舒

而已

元圻案漢書元帝紀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呂霸王道維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漢書賈誼傳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唐令狐德棻曰王任德霸任刑夏殷周純用德而王秦專用刑而霸至漢雜用之魏晉以降王霸兩失

班固敘武帝名臣李延年桑宏羊亦與焉若儒雅則列董仲舒於公孫宏兒寬之間汲黯之直豈卜式之儔哉史筆之褒貶萬世之榮辱而薰蕕渾殽如

此謂之比良過董可乎

何云此紀一時所生人材各取長者言之張湯趙禹又非酷吏乎宋人讀書不

細好大言以籠罩只是粗俗○元圻案漢書公孫宏兒寬傳贊曰漢興六十餘載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嘆息羣士慕焉異人並出儒雅則公孫宏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舉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恩數則唐都洛下閭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宏羊奉使則張敖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

可勝紀是呂與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

為呂氏右祖為劉氏左祖軍中皆左祖

呂后紀

按儀禮鄉

射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祖左是以士喪禮及大

射皆祖左唯有受刑祖右故觀禮乃云右肉祖注

云刑宜施於右是也以此攷之周勃誅呂氏之計

已定為呂氏者有刑故以右祖令之非以覘人心

之從違也

何云木強老革倉裕時未必便學叔孫太傅也

閻按盧云

祖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豈戰國時又獨以祖左為刑乎故知左右不必區分但覘衆心之從違蓋自戰國迄漢人習為之故少文者亦復能爾也全云陳涉之起亦祖右厚齋之說未足信盧月船云左右祖明于文定說得最好言所以安其反側之心使以為劉之迹自解散其忠憤之志使以為呂之言為辱也詳見讀史漫錄元圻案呂后紀師古注祖脫衣袖而肉袒左右者偏脫其一耳又彷彿景難免謂周勃蓋用主孫賈之策也

與父老約為句下云法二章耳

原注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蓋做此語而失之何云耳

原注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蓋做此語而失之何云耳

其能生得與日月並壽乎乎
王侯外情令之信果以房狗
信之徒也得相國之二人之
才必有其人若他若當不其
主相其所以然者張蒼之
主相其所以然者張蒼之
由才而國者矣又揚其記及
老病時信之令以將軍位
封王信之令以將軍位
其相其所以然者張蒼之
其相其所以然者張蒼之
余其相其所以然者張蒼之
其相其所以然者張蒼之
其相其所以然者張蒼之

齋亦因紀未有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故改舊讀又云刑法志中稱約法者非一不必好新反為唐人笑後漢楊終上疏亦有約法三章之語終與班固同賄人閱按何紀賄曰刑法志言約法三章者二似當仍以入字為句余謂此上文吾與諸侯約約句絕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則與父老約亦當句絕至約法三章乃班氏組織成文於沛公語氣不相蒙○元圻案宋劉昌詩蘆浦筆記曰與父老約法三章耳合於約字斷句則先與諸侯約今與父老約不惟上下貫串而法三章耳方成句語

淮陰侯羞與樊噲伍然噲亦未易輕何云可字以意增諫留

居秦宮鴻門譙項羽排闥入見一狗屠能之漢廷

諸公不及也元圻案漢書韓信傳當過樊將軍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

張良傳沛公入秦宮室懷惟狗馬重寶婦女子呂于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樊噲傳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又曰項羽在獄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見項羽亞父謀欲殺沛公噲聞事急趨持盾入曰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於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譙讓項羽沛公幾殆又曰高帝實病惡見人臥禁中起戶者毋得入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遁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何其患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

漢王元年以蕭何為丞相出師伐高
帝世未嘗更置相大中化漢
年及漢世後傳有以特府
府在相府並妙特府當時
丞相之位得以重其權及唐末
時之使相在唐末相也附記於
此

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 何義門增
可字蓋取漢書章賢傳論禮文缺微古今典制各為一家未易可偏定也
志諸葛傳注引吳張儉默記曰司馬懿才用兵衆未易可輕也句法案史記
侯贏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後漢鄭太曰何公未易輔也蘇老泉權書
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似不須增可字

吳斗南為漢書刊誤補遺朱文公答書曰劉氏所斷

句如項羽傳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儒林傳出入

不悖所聞皆與史記合為原廟渭北叔孫通傳見一書廟

渭之間有於字劉氏所疑亦有誤如溝洫志於楚

字本文屬下句下文有於齊於蜀字皆是句首而

劉誤讀屬之上句元圻案見朱子文集卷五十九書錄解題正史類三劉漢書標注六卷侍讀學士清江獨釣

原父中書舍人劉放貢父端明殿學士奉世仲禹撰季世敵之子也又本題公非先生刊誤其實一書公非貢父自號也又兩漢刊誤補遺十七卷國子博士吳仁傑斗南撰補三劉之遺也宋會粹序曰兩漢刊誤補遺城隍居士吳南英之所作也公是公非先生與其子西樞公所著刊誤若無遺誤矣

今通指古引證旁搜曲取畢釐而正之多前聞人所未到周益公曰吳斗南博物洽聞今之五總龜也

通鑑不書符瑞高帝赤帝子之事失於刪削綱目因

之

原注文公語錄以此事為虛全云通鑑不載符瑞是聖人不謂怪之義也亦不可盡以為虛若此事則誠誣耳

曰宋高祖射蛇於新州明日見青衣童子持藥曰我王為劉寄奴所傷然寄奴王者不可殺高祖叱之皆散通鑑凡此類符讖事皆不書而秦二世元年書高祖射蛇事非符讖乎通鑑何以書此蓋仲所疑

文章緣起有漢惠帝四皓碑今攷高士傳高車山上

有四皓碑及祠漢惠帝所立

集證今本高士傳無之引見御覽四十三

起任昉作高士傳皇甫謐作集證水經丹水注水源出上洛縣西南楚山

昔四皓隱於楚山即此山也其水兩源合舍於四皓廟東又東逕南車嶺南

翼帶東流北轉入丹水嶺上有四皓廟按上洛縣今陝西商州雍勝略云四

皓墓在州西四里金雞原

○元圻案書錄解題文史類文章緣起一卷梁太

常卿樂安任昉彥昇撰但取秦漢以來不及六經又傳記類高士傳十卷晉

徵士安定皇甫謐士安撰序稱自堯至魏咸熙二千四百餘載得九十餘人

今白被衣至管寧惟八十七人宋黃長睿東觀餘論攷四皓碑云三輔書

事云漢惠帝爲四皓碑於其所隱處此神坐及祚几豈亦當時所立耶

武帝年十二而決廷尉獄防年之疑明帝年十二而

辨陳留吏懇田之牘其英明略同而武帝之事史

策不著僅見於通典刑法雜議

元圻案通典刑法雜議上漢景帝時廷尉上囚防年

繼母陳餘殺防年父防年殺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

爲太子在旁帝問之太子答曰夫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

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同不宜與大逆論

從之太平御覽八十八引漢武故事其文同而云時太子年十四東觀

漢記二顯宗孝明皇帝諱陽一名莊世祖之中子也年十二以皇子立爲東

海公時天下墾田皆不實詔下州郡檢覆百姓嗟怨州郡各遣使奏其事世

祖見陳留吏牘上有背曰潁川宏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因詰吏吏抵首

于長壽街得之世祖怒時帝在幄後曰吏受郡赦當欲以墾田相方耳世祖

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

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世祖令虎賁詰問乃首服如帝言世祖異焉以爲宜

承先序通鑑光武紀建武十五年亦載其事昭帝年十四而知燕王旦

上書之詐見霍光傳

武帝紀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

所以見愛也或云古寫本無註漢書作而肆赦所

以見愛也

元圻案劉昌詩蘆浦筆記魯氏自備載章子厚家藏古本漢書內長文乃是而肆赦字蓋而誤為內肆赦皆缺僞旁而為

長文詔云其赦天下意甚明白自注云魯氏字子明自號笑塢老人臨江鄉先生也著書名自備云宋無名氏南窗紀談內長文之語了不可解張晏曰長文長文德也師古曰詔言有文德者即親內而崇長之所以見仁愛之道見謂顯示也顏氏之說雖比張晏為詳然終不能服人意許少伊右丞言往年舊本乃以內為而文為吏傳寫之誤容或有此而其義通矣近見一士人言前輩校正本乃以內為而長為肆文為赦而肆赦所以見愛其於下文尤為貫穿但改字太多不知果有所據否歐公云讀書有不通因改易本文而傳會之最為改經者之蔽此言蓋譏鄭氏也近世學者或不免如此

魏丁儀周成漢昭論云成王秀而獲實其美在終昭

帝苗而未秀其得在始必不得已與夫始者

何云此就一事

而論亦復引經未當○元圻案藝文類聚十二載丁儀周成漢昭論曰成王昭帝俱以襁褓之幼託於冢宰流言讒與此其險難相似者也夫以發金膝然後垂泣計日力便覺詐書明之遲速既有差矣且叔父兄子非相嫌之處異姓君臣非相信之地霍光羅人誦而不袖周公顧天變而得知推此數者齊本而論末計重而況輕漢昭之優周成其明者也成王秀而獲實云云孫氏星衍曰魏文陳思皆有此論魏文與漢昭而陳思不然正禮此篇蓋應

教之作

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貨殖傳云當

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以藝文攷之李克七篇

在儒家

原注子夏弟子為魏文侯相

李悝三十二篇在法家

原注相魏文侯高國

強

盡地力者悝也非克也貨殖傳誤

原注史記正義云劉向別錄亦云李

悝集解史記孟荀列傳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又貨殖傳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索隱曰按漢書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今此及漢書貨殖傳言克皆誤也

賈誼

原

賦見細德之險微顏注云見苛細之人險阨

之證則微當作微

何云文選作微宜據以刊正漢書

見險證而去色斯

舉矣見幾而作

元所案文選六十賈誼吊屈原文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道會擊而去之注

逆遠也言蓋也史記擊子作翻臉微謂輕為微祥也

史通

卷八

述傳元之言曰孟堅漢書實命世奇作及與

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

案此即東觀漢記之創始也

其文

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也

元圻案後漢書

班固傳固除蘭臺令史與前雖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儒林傳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與班彪親善累遷諫議大夫

陸澄注班史多引史記此缺一言彼摘半句

案摘當從史通作增

皆采摘成句標為異說

此史通補注篇云

今其書不傳前輩

謂班之於馬時有遺失如

樊豐

班肩之不言生

四庫

有

以起自布衣而去也夫二字垓下之戰史載甚詳

而孟堅略不及

閻按高祖本紀五年高祖與項羽決勝垓下至大敗垓下此韓信用兵全副伎倆也通鑑本漢遂忘却史

何云史記高祖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淮陰侯先合不利却孔將軍

賈將軍縱楚兵不利而陰復乘之大敗垓下按項王大敵雖兵少食盡致死於我誘負未可知先合不利者驕之使惰也却者遷延徐退誘之使疲也縱則大擊之使不能前後相救楚兵橫斷故不利也然後因其弊而悉眾以乘之項王雖勇豈能支乎絳侯柴將軍之兵則遶軍也當楚人既動必繞出其後矣全云縱是左右夾擊使之應接不暇非橫斷也絳柴之軍最後是備不虞亦非乘間縱出者○元圻案齊書陸澄傳澄字彥淵吳郡吳人也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歷官散騎常侍祕書監領國子祭酒隋書經籍志正史類漢書注一卷齊金紫光祿大夫陸澄撰前輩以下云云乃樓攻魏所作婁橘班馬字類序文語

梁書劉之遴傳云古本漢書外戚次帝紀下諸王悉

次外戚下在陳項傳前新唐書列傳蓋倣此

何云之

不足信元后與外戚相按王莽與元后相因豈得次帝紀下也幸得班氏敘傳固在耳○元圻案全氏經史問答曰外戚傳以元后傳與莽接有深意焉則必無升在列傳首卷之理外戚傳不列於陳項之上則諸王傳亦不次外戚也蓋陳項是羣雄其不為諸王屈也是史法也之遴妄信而傳之梁書劉之遴傳之遴字思貞南陽潁陽人也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與本錄之東宮皇太子令之遴與張嶺到既陸義等參校異同之遴具異狀十事云云四庫全書總目正史類漢書一百二十卷漢班固傳其妹班昭續成之始末具後漢書本傳是書歷代寶傳咸無異論惟南史劉之遴傳云古本

漢書稱永平十年五月二十一日耶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子案固
自永平受詔修漢書至建初中乃成又班昭傳云八表并天文志未竟而卒
和帝詔昭就東觀漢書踵成之是此書之大第續成事隔兩朝撰非一手之
遊所見古本既有紀表志傳乃云總於永平中表上殆不考成書之年月也
之遠又云古本敘傳號爲中篇今本爲敘傳又今本敘傳載班彪事行而古
本云彪自有傳夫古書敘傳皆載於卷末固自述作書之意故謂之敘追溯祖
父之事迹故謂之傳後代史家皆沿其例之遊謂原作中篇文繁篇末中宇
竟何義也至云彪自有傳語尤荒誕彪在光武之世舉茂才實爲東漢之人
惟附於敘傳故可於兄伯游釋之後詳其生平若自爲一傳列於西漢則斷
限之謂何之遊又云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
成三十八卷案固自言紀表志傳凡百篇篇即卷也是不爲三十八卷之明
證又言述記十二述表八述志十述列傳七十是各爲次第之明證之遊又
云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又三王景十三王考
武六子宣元六王韜在諸傳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上夫紀表
志傳之序固自言之如之遊所述則傳次於紀而表志反在傳後且諸王既
以代相承宜總題諸王傳何以敘傳作高五王傳第八文三王傳第十七景
十三王傳第二十三武五子傳第三十三宣元六王傳第五十耶且漢書始
改史記之項羽本紀陳勝世家爲列傳白應居列傳之首豈得移在諸王之
後其述外戚傳第六十七元后傳第六十八王莽傳第六十九明以王莽之
勢成於元后史家微意寓焉若移外戚傳次於本紀是惡知史法哉又引古
本述云淮陰殺穀侯劉周章邦之傑子實惟英彭化爲侯王雲起龍驤然今
尚尹江湖句有張晏注是晏所見者即是今本況之遊傳所云獻太子者謂

昭明太子也文選載漢書述贊云信惟餓練布實黔徒越亦狗監荆川江湖
雲起龍驤化為侯王與今本同是昭明亦知之邊所謂古本不足信矣自漢
張竊始撰偽經至梁人於漢書復有偽撰古本然一經考證批釋顯然顏師
古註本冠以指例六條歷述諸家不及之邊所說當時已灼知其偽李延壽
不誤端末遠載於史亦可云愛奇嗜博茫無裁斷矣錢氏大昕曰古本漢
書亦猶姚方興之舜典也當時無識古者故以為真木之邊雖錄其異狀數
十字事細考之皆是後代史例適形其妄而已皇后次帝紀本於范蔚宗范又
本之華嶠諸王次后妃則李延壽南北史已然此歐宋所本也

匡衡傳注今有西京雜記其書淺俗出於里巷多妄

說段成式

西陽雜俎
語資篇

云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自

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今按南史蕭賁著西

京雜記六十卷然則依託為書不止吳均也

何云今
人作詩

喜搜小說所載詭誕不根語用之是何不知奉教于義城也○元圻案書錄
解題傳記類西京雜記六卷晉勾淵令丹陽葛洪稚川撰其卷末言洪家有
劉子駿書百卷先父傳之欲欲撰漢書雜錄漢事未及而亡試以此記攷校
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少有其同耳固所不取不過三萬餘言今鈔出為
二卷以裨漢書之闕所謂先父者歆之於向也而館閣書目以為洪父傳之
非是唐藝文志亦只二卷今六卷者後人分之也按洪博聞深學江左絕倫

所著書幾五百卷本傳具載其目不聞有此書而向歆父子亦不聞其嘗作史傳於世使班固有所因述亦不應全沒不著也殆有可疑者豈惟非向歆所傳亦未必洪作也 晁氏讀書志云江左人皆以爲吳均依託 北史文苑傳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梁時聘于西魏遂留長安周孝閔帝踐阼封義城縣侯 梁書文學傳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障人也均表求撰齊春秋書成高祖以其書不實焚之尋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功已畢唯列傳未就卒 南史齊竟陵王子良傳子昭胄昭胄子賁字文奐好學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逢嘗著西京雜記六十卷卷數多寡雖殊當另是一書吳均有續齊諧記

刑法志獄刑號爲平矣酷吏傳序號爲罔漏吞舟之

魚王溫舒傳廣平聲爲道不拾遺曰號曰聲謂名

然而實否也書法婉而直

何云網漏吞舟之魚乃言文法之寬不當非舉 闕按罔漏吞舟之

魚實言文法疏非刺時也不當與上下並舉。元圻案真西山大學衍義曰刑獄號爲平矣號之一辭名然而實否之謂也 漢書刑法志宣帝選于定國爲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爲廷平季秋後請職增上常幸宜辜蕭居而決事刑獄號爲平矣又曰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酷吏傳序漢興破獄而爲罔漏吞舟之魚然其吞舟之魚王溫舒傳稍遷至廣平太守擇郡中豪放往吏十餘人爲爪牙縱

使督盜賊盜不敢近廣平聲爲道不殆遺顏師古於刑法志序吞舟句下注曰言疏濶於酷吏傳序吞舟句注曰言其疏也

不當傳云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愚謂周勃亞夫

父子爲相事業過韋平遠甚班孟堅其忘諸乎全云

昭宣以後大司馬是輔政者乃真宰相所謂丞相則具官耳○元圻案漢書平當傳平當字子思哀帝即位徵當爲御史大夫至丞相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鄉侯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又韋賢傳韋賢字長孺宣帝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少子元成後以明經歷位至丞相元成字少翁永光中代于定國爲丞相周勃于呂后時誅諸呂亞夫于景帝時平吳楚

藝文志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劉向別錄云傳天下忠

臣愚謂忠臣傳當在史記之錄而列於陰陽家何

也七畧劉歆所爲班固因之歆漢之賊臣其抑忠

臣也則宜何云于長之書不傳其列陰陽家也必有故無取橫加詆斥全云何氏過於左祖古人集證隋志傳錄篇七畧別錄

二十卷劉向撰七畧七卷劉歆撰

董公之名不聞魯兩生之氏不著仁義之說如山川

出雲時雨既降而不有其功禮樂之言如鳳翔千

仞非燕雀之網所能羅古之逸民也元圻案董公注已見漢書叔孫通

傳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

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

後可興也張南軒史論曰三老董公之說以為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

無名事故不以名其為賊敵乃可復三軍之眾為義帝縞素五十六萬之師

不約而行從義之所成也使高帝不入彭城置酒高會率諸侯窮羽所至而

於此名正義立故也董公蓋深知其理故其言又曰仁不以勇義不以力自

留侯而下陳謀雖多而皆未之及嗚呼董公其一時之逸民與王氏通鑑

問答出宛葉掩不備以分其力其謀發於韓生說行而身隱鴻飛魚潛脫疑

主組遠希魯連近慕董公亦古之逸民歟

陳萬年為三公而教其子以調范滂姜敘之母一婦

人而勵其子以義二漢風俗以是觀之全云西京風俗

而盡貶之也聖義之母知其子之有禍而不肯去則亦賢矣○元圻案漢書

陳萬年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萬年廉平內行修然善事人賂遺外戚

許史傾家自盡竟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子咸字子康萬年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調也萬年乃不復言後漢書黨錮傳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少厲清節建寧二年大誅黨人詔下捕滂其母執與之訣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三國志魏楊阜傳注皇甫謐列女傳曰姜敘母者天水姜伯奕之母也建安中馬超攻冀寧涼州刺史韋康敘為撫夷將軍擁兵屯歷敘姑子楊阜故為康從事陰結為康報仇未有間阜至歷候敘母說康被害敘母曰咄伯奕韋使君遇難豈一州之恥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汝無顧我事淹變生人誰不死死國忠義之大者但當速發我自為汝當之不以除年累汝也因敘敘與阜參議漢書翟方進傳少子叢字文仲為東郡太守王莽居攝義舉兵義兄宣居長安謂後母曰東郡太守文仲素微儻今數有惡怪恐有妄為而大禍至也太夫人可歸為弃去宣家者曰避害母不肯去後數月敗亦賢婦人也

一梁以折七國之鋒一琅邪以續典午之緒封建可

以支變故

何云七國獨非封建乎

安平之功以畫邑之王蠋南陽

之興以東郡之翟義

翟義注見上

節行可以回人心

元折案漢書梁

孝王傳吳楚七國反先擊梁棘壁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晉書元帝紀帝降唐宜

帝曾孫琅邪恭王觀之子也年十五嗣位琅邪王及懷帝蒙塵于平陽司空荀藩等推帝爲盟主太興元年三月愍帝崩問至即皇帝位三國志蜀譙周傳典午忽兮月西沒兮典午司馬氏隱謎也史記田單傳贊燕之初入齊聞盡邑人王獨賢使人謂蠅曰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盡邑王蠅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蠅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田單破燕復齊七十餘城齊襄王封單號曰安平君晁无咎嘗非太史公不爲王蠅立傳胡子知言郡縣天下可以支承平而不可以支變故封建諸侯可以支承平可以支變故

辛慶忌之救朱雲張萬福之拜陽城服儒衣冠者亦

可媿矣

全云慶忌先嘗救劉輔○元圻案客齋隨筆九漢成帝將立趙

飛燕爲皇后怒劉輔直諫囚之掖廷獄左將軍辛慶忌等上書救輔遂得減死朱雲請斬張禹上怒將殺之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臣敢以死爭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慶忌此兩事可與汲黯王章同科班史不書於本傳但言其爲國虎臣匈奴西域敬其威信而已方爭朱雲時公卿在前曾無一人助之以請爲可羞也唐書張萬福傳萬福魏州元城人三世明經止縣令州佐萬福以儒業不顯乃學騎射以別校征遼東有功累遷泗州刺史召拜右金吾將軍陽城等詣延英門論裴延齡事伏閣不去帝震怒左右懼不測萬福大言曰國有直臣天下無慮矣吾年八十與見盛事徧指城等勞之天下益重其名權德輿陸宣公翰苑集

序曰夏旱芻糧不給軍校斬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扇軍人也
貶公忠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張萬福救之獲免 武帝時按道侯璉
說之救倪寬事見劉向傳亦辛張之比

功臣表靡有子遺耗矣孟康曰耗音毛顏師古曰今

俗語猶謂無為耗馮衍傳飢者毛食注案衍集毛

字作无今俗語猶然或古亦通乎

繼序按文選注引蒼頡篇云耗消也越人多謂

無曰耗 集證辭書經籍志梁有漢書孟康音九卷

衛綰以戲車為郎

師古注戲車若今弄車之役

鹽鐵論

除狹篇

賢良曰戲車

鼎躍咸出補史累功積日或至卿相鼎躍東方朔

所謂鼎官鄒陽所謂鼎士也

全云鼎躍或云承上文言之猶云鼎躍元圻案衛綰傳綰代

大陵人也目戲車為郎事文帝醇謹無它長帝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綰為太子太傅代侯舍為丞相東方朔傳夏育為鼎官注今殿前舉鼎者也

鄒陽傳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被服兼率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港患注鼎士舉鼎之士也

武紀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之

注不載五屬國之名原注表云三年攷之地理志屬國都尉

安定治三水上郡治龜茲注應劭曰者邱慈天水治勇士五

原治蒲澤張掖治日勒案地理志三水龜茲勇士蒲澤皆曰屬國都尉治唯日勒抵曰都尉治無屬國

字此武帝初置也若金城西河北地屬國置於宜

帝時不在五屬國之數閻按日勒止注都尉治不云屬國其西河之美稷乎注可見胡三省註通鑑

地理歸太僕稱曰佳然於五屬國此等亦不暇細析似遷王氏此余每悼惜其通鑑地理攷一百卷之失傳也全云胡氏注通鑑實成於吾寧之甬上

見表清客集不知何以不見深寧權史之書是時宋室初亡深寧蓋杜門不接後進也繼序校胡身之寶祐四年進士出深寧之門集證宋錢文子

補漢兵制武帝征伐之餘夷狄衰耗於是即其歸義者處之塞外為屬國置屬國都尉領之陳元粹注引地理志天水勇士安定三水上郡龜茲西河美

稷五原蒲澤皆屬國都尉治按與開說合考宣紀五鳳三年始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故王氏不數西河之美稷又按匈奴傳元鳳三年張掖

屬國都尉郭忠發兵擊匈奴屬國千長義渠王騎士射殺黎汗王忠封成安侯白是匈奴不敢入張掖是張掖已置屬國都尉矣書此俟詳考○元析案

傳武侯直元成哀功臣裴成安嚴侯郭忠以張掖屬國都尉匈奴入寇與戰
斬黎汗王侯昭帝元鳳三年二月癸丑封典匈奴傳令

張良張仲三十代孫張老十七代孫原注張氏譜云仲見詩
老見春秋禮記問按

索隱云王符皇甫謐並以良為韓之公族姬姓也余謂以大父開地父平相
韓凡五世則公族之說當信又云張氏譜亦從唐宰相世系表來但代數
則其所撰出者何云按張氏譜必唐以前相傳舊譜故王氏引之謂其
從唐書來恐非然後漢書謂張皓出於留侯尚不可甚信況其絕遠者乎班
孟堅作張湯傳不取馮商語斯卓越矣又云此等語注漢書者所不取以其
附會無據耳○元圻案張湯傳贊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
遷不言故闕焉後漢書張皓傳皓字叔明從為武陽人也六世祖良高祖
時為太子少傅封留侯

史通云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為傳然其所敘但記自

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下云述於祖先所出則
茂爾無聞序傳篇文今攷之本

傳未見其為自敘又云相如自敘記其客遊臨邛

以春秋所諱持為美談下云雖事或非虛而理無可取載
之於傳不亦愧乎亦序傳篇文恐

未必然意者相如集載本傳如賈誼新書末篇故

以為自敘歟

全云或者相如集原有自序而其體正不必如遷雄所為耳史通當有所據○元圻案史通雜說上篇云馬卿

為自敘傳具在其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即為列傳班氏仍舊曾無改奪尋固于馬揚傳末皆云遷雄之自敘如此至於相如篇下獨無此言蓋止憑太史之書未見文圖之集故使言無盡一其例不純浦起龍史通通釋曰伯厚似未見此節而云然又序傳篇釋曰漢書相如本傳無自敘明文證之後史知其言固有本隋劉炫傳自為贊曰通儒司馬相如揚子雲馬季卿鄭康成等皆自敘風徽傳芳來葉云云蓋子元之前古人已言之矣

桓譚新論漢百姓賦斂一歲為四十餘萬萬吏俸用

其半餘二十萬萬藏於都內為禁錢少府所領園

地作務八十三萬萬以給宮室供養諸賞賜

見太平御覽六

百二十七漢財用之數大畧見此

何云漢無養兵之費故經賦有餘

何武曰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李尋曰淮南王作謀之

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今人多以淮南寢謀稱黯

而不及青才能不若節義也

原注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其語見吳步騭疏何云吾家汜鄉

語本伍被對淮南語全云淮南王傳亦嘗有謀刺殺大將軍青之語汲黯傳則固有悍騎之語魏志徐奕傳亦有此語不止步騭疏也○元圻案漢

書辛慶忌傳丞相可也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無形又李尋傳尋字子長平陵人也哀

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上書曰臣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公孫宏等不足言也玄漢之名和於今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宏之

屬乎又伍被傳淮南王曰山東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曰禮與士卒有恩衆皆樂為用騎

士上下山如飛材力絕人如此數習將兵未易當也王曰夫夢太子知略不世出非常人也目為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彼曰變先刺大將軍

適可舉事又淮南王長傳王銳意欲發欲如伍被計使人為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即刺大將軍衛青說丞相宏下之如發蒙耳三國志

魏徐奕傳太祖以奕為中尉手令曰昔楚有子玉文公為之側席而坐汲黯在朝淮南為之折謀詩稱邦之司直君之謂與又吳步騭傳騭上疏曰汲黯

在朝淮南寢謀邦都守邊何奴盜迹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蘇子由元祐元年二月上疏曰昔淮南王反獨畏衛青汲黯實兼取二說

西漢末郭欽蔣詡栗融禽慶蘇章曹竟不仕於莽原注見龔

鮑卓茂與孔休蔡勲邑其元孫也劉宣龔勝鮑宣同志不

仕莽時原注見卓茂傳王皓王嘉並棄官原注見李業傳漢史不能表

而揚之爲清節傳而僅附見其名氏然諸君子清

風肅然立懦夫之志於百世之下不待傳而彰何

無他事蹟但宜於他傳中附見宋金二史紛煩無統皆此等議論之勦然
不在傳之有無也全云何氏但欲爲班固後世故作此語漢史不傳忠義
自是大關事如何武鮑宣不附莽而死者也彭宣上崇龔勝邵漢梅福逢
萌不附莽而去者也辛慶忌之三子不附莽而死者也翟義賈萌張元諸人
討莽而死者也龔勝不意微而死者也孔休薛方郭欽蔣詡果融禽慶何長
蘇章蔡勳不附莽而隱者也曹寬不附莽而死者也赤眉李業王皓王嘉譙元
不仕莽而死於公孫述其中有事蹟者蓋十之六若爲立傳當勝於儒林諸
公之寥落遠甚宋金二史之紛繁其失豈在此哉且班史嘗爲毫無事蹟之
馬宮作傳則吾不知家秦之徒何以發明作者之義又云高固不仕莽
陽太守殺之見魏志註中所引陳留耆舊傳令狐整不仕莽見周書唐月
船云王肯之祖文翁與從太守起兵而死亦義士也見周書唐月
氏西漢節義傳題詞曰水經注有豫章太守賈萌討莽而死留風俗傳有
淮陽高固不附莽而死令狐德棻北周書及唐史宰相世系表有建威將軍
令狐邁豫於東郡之難而死齊氏召南漢書考證曰鮑宣傳特附薛方等
七人皆不仕莽世清節者名者據後漢書卓茂傳茂與孔休等六人同志又
申徒剛宣乘王莽王良郭丹蔡茂及陳寵之會祖戚各見本傳而儒林傳載
高詡包咸獨行傳載譙元李業王皓王嘉劉茂達民傳載向長逢前王君公
周黨譙咸殷瑛王霸戴遵皆立志較然不污新室傷命宜與薛方諸賢率連

書之乃莽大夫揚雄一傳累牘連篇而於諸賢聊表一二此則班氏之失也
案後漢書胡廣傳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懸府門
而却遂亡命交州蔡茂傳郭賀祖父堅伯父游君並修清節不仕王莽楊震
傳父震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將謝俱徵遂遁逃不如所處
儒林傳牟長不仕王莽高翔父容父子稱有逃不仕莽世注凡字子玉王莽
時嘗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孔偁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莽為
建新大尹嘗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從所好方術
傳郭憲字子橫王莽篡位拜憲郎中賜以衣服憲受衣而焚之逃於東海之
濱水經注十一易水出西山寬谷中東逕五大夫城南昔北平侯王繆不從
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並避時能隱居此山故其舊居世以為五大夫城光
武即位封為五侯元才北平侯益才安嘉侯顯才蒲陰侯仲才新市侯季才
為唐侯所謂中山五王也又十七汧水又東南逕隄陰縣故城南昔郭欽
王莽之徵而避跡於斯趙氏金石錄十八漢禮殿記跋尾云華陽國志有文
參字子奇不從王莽公孫述光武嘉之以上諸賢皆厚齋所稱富表而揚之
為清節傳者故附著於此

論衡

別通

孝明之世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移中監以

問百官百官莫知

問按蘇武傳監上有廢字如淳曰移國中有一馬

帝時以武為移中監使匈奴亦無廢字疑古本漢書如是又按論衡別通篇
云夫倉頡之章小學之書文字備具至於無能對聖國之問者是皆美命隨

標之人多在官也木旁多文字且不能知其欲及若董仲舒之知重常劉子政之知負重難哉降此是百官莫知者移字耳

又組頌云司馬長卿為封禪書文約不具子長紀黃帝

至孝武揚子雲錄宣帝至哀平陳平仲紀光武班

孟堅頌孝明漢家功德頗可觀見今子雲書不傳

平仲未詳其人孟堅頌亦亡閻按後漢班固傳與陳宗尹敏孟異共成世祖本紀則平仲乃

宗之字也官睢陽令

荀爽對策曰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宜畧依古禮尊

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見本注引仲舒對策愚

謂制度之別必有其書非但正法度別上下之對

也春秋繁露有度制篇元圻案繁露第二十七一作調均篇

董仲舒三年不窺園法眞歷年不窺園趙昱歷年潛

思不窺園門

閩按謝承後漢書作園。案見三國志陶謙傳注。

桓榮十五年不窺

家園何休不窺園

閩按後漢書作門。

者十七年

元圻案宋朱翌猶覺察雜記云不窺

園三董仲舒後漢桓榮趙昱厚齋蓋補其所未及都劉焯閉門讀書十年不出

北史儒林傳劉炫與信

號萬石者五家。漢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萬石君。

馮揚爲宏農太守。八子皆爲二千石。亦號萬石君。

嚴延年兄弟五人至大官。母號萬石嚴姬。秦襲爲

潁川太守。羣從同時爲二千石者五人。號萬石秦

氏。唐張文瓘爲侍中。四子皆至三品。號萬石張家。

閩按南宋廖剛子四人仕皆秉麾節號萬石廖氏

方樸山云石奮之稱萬

石君不獨以家有五人官二千石直并其姓稱之故景帝開口即曰石家而

武帝詔亦曰萬石君先帝尊之萬石之號出自天子又連姓氏爲文故可傳

後此諸家便少味。元圻案漢書石奮傳奮爲諸侯相長子建大甲次乙大

慶皆以驛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

寵通舉集其門凡號奮爲萬石君後漢書馬勤傳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

也曾祖父楊宣帝時為左農太守有八子皆為二千石趙魏開榮之號曰萬石君焉漢書酷吏傳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為河南太守延年母從東海來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因數責延年謂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遂去歸郡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娘後漢書循吏傳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也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世祖襲為潁川太守與翠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唐劉肅大唐世說新語七張文瓘初為大理卿旬日決遣疑獄四百餘條無一人稱屈四子潛治涉皆至三品時人呼為萬石張家咸以為福善之應唐書張文瓘傳文瓘字稚圭貝州武城人徙魏州之昌樂高宗時拜侍中四子潛為魏州刺史沛為同州刺史治衙尉卿涉殿中監父子皆至三品時謂萬石張家史記汲黯傳黯姑姊子司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漢書蕭望之傳望之子由為中散大夫家至二千石者六七人二家亦可號萬石王楙野客叢書數萬石止及石奮嚴延年馮揚而遺秦襲趙崇約難朋編所載與此條同

漢丞相再入二人周勃孔光御史大夫再入三人孔

光何武王崇

業公卿表審食其亦再入為丞相

後漢太尉再入二人劉

矩馬日磾

劉寬黃瓊段熲龐參亦再入為太尉

三人一人胡廣司徒再入

二人魯恭胡廣

楊賜亦再入

司空三人牟融

司空再入三人尚有

劉寵楊賜黃瓊

唐宰相再入五十七人長孫无忌至裴樞三

入十二人武承嗣至鄭畋四入三人韋巨源姚元

之韋安石五入三人蕭瑀裴度崔允

宋書禮志云漢文以人情季薄國喪革三年之紀光

武以中興崇儉七廟有其堂之制魏祖以修惑宜

矯終斂去襲稱之數晉武以丘郊不異二至并南

北之祀豈三代之典不存哉取其應時之變而已

愚謂四事唯喪紀廟制先儒議其失

何云南北亦有異論○元圻案漢書

文帝紀後元七年遺詔曰當今之世成嘉生而惡死厚葬曰破業重服曰傷生吾甚不取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殿中當臨者皆曰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目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五日繼七日釋服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三年注漢禮制度曰光武都洛陽迺合高祖至平帝為一廟

歲十一主於其中祭志建武二十六年張純奏祖宗廟今宜目時定上難
復立廟遂合祭高祖廟為常三國志魏武紀注魏書曰太祖以送終之
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故顏自終終亡衣服因篋而已晉書禮
志武帝泰始二年有司議奏古者丘郊不異宜并圓丘方丘於南北郊更脩
立壇兆其二至之祀合于二郊帝從之荀悅漢紀論曰書云高宗諒闇三
年不言孔子曰古之人皆然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由來者尚矣今而廢之
以虧大化非禮也胡氏讀史管見曰行而有悖于天有累于身雖父令不可
從也從之則成父之小欲而累父之大仁君子不謂之孝况三年之喪仁人
君子所以事天成身之本非父之所得令者乎

揚雄河東賦

載本傳

羲和司日顏倫奉輿注倫古善御者

愚嘗考韓詩外傳二

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

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至於顏倫

今外傳作倫

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

之此顏倫善御之事也書此以補漢注之闕

秦亡於嬰而莽立嬰以嗣平速漢之亡也

元圻案趙高欲秦二世乃立二

世之兄子公子嬰爲秦王沛公破秦至霸上子嬰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事
詳史記秦始皇本紀王莽傳平帝崩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
列侯廣威侯顯等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相爲後還還元孫中景
幼威威侯子嬰年二歲立爲皇太子號曰孺子

張竦答陳遵曰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工陳無已爲

秦少游字序云行者難工處者易持呂成公書趙

忠定父行實後云處者易持出者難工皆本張竦

之意

元圻案遊俠傳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遵與張竦俱爲京兆吏相親
友常謂張竦足下誦誦經書苦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恣淫

湛俗閒官爲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顯不復邪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
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

山集十一秦少游字序云秦子曰往吾少時如杜牧之強志盛氣好大而見
奇讀兵家書乃與意合謂功舉可力致而天下無難事於是字以太虛以導

吾志今吾年至而慮易不待蹈險而悔及之願還四方之事歸老邑里如馬

少游於是字以少游常試以語公又以爲可於子何如余以爲取善於人以

成其身君子倬之且夫孟子或進以經世或退以存身可與爲仁矣然行者

難工處者易持牧之之智得不如少游之拙失也呂成公遺集六書題辭

分行實後云起侯至性馴行隆洽飭備蹈儒者之所難自著作君以昌言冠

大庭世或謂隱德待其子而發是殆不然侯之所以自致者如水必寒始火

必熟政使名不出家於侯何損乃若著作君忠愛敦篤之意隱然行於政事文學之中其所從來遠矣處者易持出者難工馳聘當世為變錯陳其視前人之素風淳矩若奉梁水而涉春冰然則著作君之紀載豈徒顯揚為不朽計哉抑將游洪源景高山畫誦夜思期無忝所生云爾

楊盈川隰川令誌云代恭王之子郢客為侯周益公

刊文苑英華校正以為楚元王子郢客為侯今云

代恭之子未詳愚按漢書王子侯表土軍侯郢客

代恭王子此盈川所用也元圻案楊炯明隰川縣令李公墓誌曰公諱嘉字大善隴西成紀人也遷隰

川令胥厥公之子夷吾是邑代恭王之子郢客為侯唐書文藝傳楊炯華陰人舉神童授校書郎出為梓州司法參軍遷盈川令周必大文苑英華跋曰文苑英華雖秘閣有本然舛誤不可讀嘗屬荆帥范仲謨鈔倖丁介稱加校正晚幸退休求別本與士友詳議疑則闕之詳註逐篇之下案今有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十卷自序云在公退老邱閣命以校習考訂商確用功為多云云

嚴延年劾奏霍光擅廢立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朝

廷肅焉見陸吏嚴延年傳呂成公謂大哉延年之奏也自夷

齊之後一人而已沙隨程氏謂延年女羅紉爲昌

邑王賀妻生子女持轡惟漢人風俗之厚故不以

爲嫌

全云羅紉事見昌邑王傳又云此別一嚴延年也沙隨誤矣又云是

特有二嚴延年其劾奏霍光者時爲侍御史後爲太守生誅漢書有

傳字大卿其以女適賀者乃執金吾也見於漢書百官王元石名介金

公卿表字長孫故昌邑王傳特稱其長孫之字以別之日宣帝時有大議論三延年以不道劾光夏侯勝

言武帝不宜立廟樂有司諡故太子曰戾皆後世

有所不能原注劉應起時可奏疏謂當使近習畏之若嚴延年能使輔相畏之○元折案

武五子傳臣敞閔至子女持轡故王跪曰持轡母嚴長孫女也臣敞故知執

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紉前爲故王妻夏侯勝傳宣帝初即位欲嬰先

帝羣臣大議廷中少府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

衆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亡德澤於民不宜立廟樂武五子戾太

子據傳太子有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年十八即尊位是爲孝宣帝

帝詔曰故皇太子在朔未有諡號歲時祠其議置屬邑有司奏請親諡宜

曰悼皇母曰悼后故皇太子諡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

是錯對策首云平陽侯臣宙等所舉賢良方正太子

家令臣錯

見本傳

自言所舉之人及其官爵無所隱漢

制猶古也自後史無所紀唯唐張九齡對策首云

嗣魯王道堅所舉道侔伊呂科行祕書省校書郎

張九齡自糊名易書之法密不復見此矣道堅魯

王靈夔之孫本傳稱其方嚴有禮法是以能舉九

齡而秉史筆者不書於傳僅見九齡集

元圻案漢書

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參子宙嗣侯

唐書高祖諸子傳魯

王靈夔子為萬子道堅嗣道堅方嚴有禮法闕門肅如也又張九齡傳九齡

字子壽韶州曲江人擢進士始調校書郎以道侔伊呂科策高第為左拾遺

又張說傳武后策賢良方正詔吏部尚書李景遷糊名較覆說府對第一后

署乙等

元盛如梓老學叢談謂宋自淳化中立糊名之法誤也又云祥符

中立騰錄之制當更攷容齋續筆十二張九齡以道侔伊呂策高第以登

科記及會要考之蓋先天元年九月

聖祖聖孫法無古今此猶秦
政之稱也秦有月律即對月
奉制此亦其一而後世因循仍
凡兩代主主多同為字矣

皇甫謐高士傳云成公者成帝時自隱姓名常誦經

不交世利時人號曰成公成帝時出遊問之成公

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殺人子何能何本無逆能字

朕哉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

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

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使郎二人就受政事十

二篇班史逸其事孟堅譏太史公之退處士而不

為逸民立傳是以有目睫之論方樸山云士安諸書止可博異說不得援以駁班史

之關全云此頗疑其不實後漢所傳樊英語亦相類過於傲上故通鑑刪之

高帝紀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

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此謚議之始

也崔駰章帝諡議見太平御覽

集證御覽五百六十二禮儀部崔駰章帝諡議曰臣聞號

者功之表證者行之迹據德錄功各當其實孝經曰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唐書數堯之德曰平章百姓言天之章德也詩曰唯身其章金玉其相臺臺文王網紀四方又曰備彼雲漢為章於天論文王聖德有金玉之質猶雲漢之在天也舉表析義四方德附矣易曰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臣愚以為宜上尊號曰章

歐陽子

五代史唐六臣傳論

曰始為朋黨之論者甚於作俑愚攷

漢史

蕭望之傳

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同心謀議宏恭石顯

奏望之堪更生朋黨欲專擅權勢朋黨二字始見

於此遂為萬世之禍可謂一言喪邦

何云西漢宦者始為朋黨之論東漢宦者

大典鉤黨之禍集證陳寔雨山墨談王厚齋謂朋黨二字始見班史余按逸周書載穆王作史記以自警云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新故不和內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氏以亡朋黨字當始於此○元圻案管子參患得行邪者不愛則羣臣朋黨羣臣朋黨則宜有內戰國策蘇秦說趙肅侯曰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跡塞朋黨之門史記蘇秦傳曰亦先於班史

何武為沛郡太守決富家翁之子之訟奪女財以與

子謂翁之思慮宏遠乖崖問按乖崖張詠號全云張忠定公諱斷杭民子

壻之事其意類此原注事見風俗通錢氏大昕曰今風俗通無此太平御覽引風俗通有此集證太平御覽

六百三十九引風俗通曰沛郡有富家貨二十餘萬小婦子年裁數歲頃失其母又無親近其女不賢翁病思念恐爭其財兒必不全因呼族人為遺令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劍云兒年十五以還付之其後又不與兒語郡自書求劍時太守大司空何武也得其辭因錄女及產省其手書顧謂掾吏曰女性強梁登復食鄰長賊害其兒又計兒小得此則不能全護故且俾與女而實寄之度此遺以劍者所以決斷限年十五者智足自居度此女登必不復還其劍當問縣官縣官或能證察得見仲展此翁何思慮宏遠如是乃悉奪取財以與子曰強女惡登還飽十歲亦以足矣於是論者乃服宋景文張忠定公行狀公之牧餘杭也富家子與壻分財不協詣府廷辯壻曰彼先子有貽命壻七子三因出遺札子不能舉其契公素酒醇地曰彼父智人也當死之日子方冲孺託養於壻苟子有七分之約則亦死於壻手矣今當七分歸子三分歸壻於是二人號慟以為神明○元圻案韓魏公張忠定行狀王君玉國老談苑亦載其事其辭略同

古今人表許繇巢父為二人譙周古史攷許由夏常

居巢故一號巢父則巢許為一人應休璉又謂之

山父

元圻案文選應休璉與從弟君苗君胃書曰山父不貪天下之樂會參不慕晉楚之富李善注山父即巢父也應周古史考曰許由夏常

居巢故一號巢父厚齋蓋據此注也案陸士衡演連珠注又引古史考曰許由堯時人也隱箕山恬淡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由不肯就時人高其無欲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由由耻聞之乃洗其耳或曰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也是禮周亦不定以巢許為一人也李善引之文有詳畧耳孔稚珪北山移文注引皇甫謐高士傳曰巢父問許由為堯所讓也以為汙乃臨池而洗耳

儒林傳毛莫如少路

閻按杜欽李尋兩傳並同

宋景文公

筆記

引蕭該音

義案風俗通姓氏篇混沌氏太昊之良佐漢有屯

莫如為常山太守

今風俗通此篇已佚○全云儒林傳下文止云莫如至常山太守

按此莫

如姓非毛應作屯字音徒本反

何云古人書屯字只作毛因此致誤

愚按

溝洫志云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

氏河顏師古注屯音大門反而隋室分析州縣誤

以為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甚矣

問按隋地理志館陶下云舊置毛州大業初州

廢則非隋置

以此證之則毛屯之相混久矣屯之為氏於

此可攷廣韻云後蜀錄有法部尚書屯度

原注徒渾切與蕭該

音不同○元圻案隋書經籍志漢書音義十二卷國子監博士蕭該撰北史儒林傳下蕭該蘭陵人梁鄒陽王恢之孫少封攸侯荆州平與何妥同至長安性篤學詩書春秋禮記並通大義尤精漢書撰漢書及文選音義咸為當時所貴

王式以詩授褚少孫褚氏家傳云即續史記褚先生

原注沛人為博士○案此條本陸氏釋文敘錄○全云少孫續史記極口諛霍大將軍頗近於佞蓋其師傳矣○元圻案漢書儒林傳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山陽張長安幼君先事式後東平唐長黃沛褚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四庫全書史記提要曰據張守節正義引張晏之說以褚少孫為潁川人元成開為博士又引褚頤家傳以為梁相褚大弟之孫宣帝時為博士寓居沛事大儒王式故張先生二說不同然宣帝末距成帝初不過十七八年其相去亦未遠也隋書經籍志雜傳類褚氏家傳一卷褚頤等撰

田何子裝

見儒林傳

釋文序錄作子莊

原注高士傳云字莊○元圻案皇南謚高士傳田何字子莊齊

人也自孔子授易五傳至何惠帝時何年老家貧守道不仕帝親幸其廬以受業終爲易者宗

樓護傳云論議常依名節東萊史謂居五侯之門而

論名節猶爲盜跖之徒而稱夷齊也陳羣爲曹操

掾而傳云雅杖名義其能免樓護之譏乎何云陳長文三國名

臣未可輕議○元所案漢書游俠傳樓護字君卿齊人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雅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隱心爲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三國志魏陳羣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祖父寔父紀叔父湛皆有盛名羣爲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在朝無過無莫雅杖名義不以非道假人

魏志建安二十年始制名號侯裴松之謂今之虛封

蓋自此始按漢樊噲傳賜爵封號賢成君顏注云

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

爵則虛封非始於建安也陸倕杜佑於楚漢字上增戰國之際尤包得全○元所案魏武帝紀注引

魏書曰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世關內外侯
十六級銅印龜紐墨綬五大夫爵十五級銅印環紐亦墨綬皆不食租與舊
列侯關內侯凡六等史記傳寬賜寬封號共德君索隱曰謂美號耳非
地邑又斬欽傅沛公立為漢王賜欽爵建武侯至三年始賜食邑四千三百
戶則前此亦虛封也朱書裴松之傳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博覽墳籍
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紀增廣異聞既成奏上上善之程大昌
演繁露亦引裴松之注為虛封之始

崇文總目史雋十卷漢雋之名本於此

元圻案書錄解題
目錄類崇文總目

一卷景祐初學士王堯臣同直學士郭續呂公綽王洙歐陽修等撰定凡六
十六卷諸儒皆有論議歐公文集頗見數條今惟此六十六卷之目耳題云
紹興改定唐書藝文志雜史類鄭緯史雋十卷書錄解題類書類漢雋
十卷括蒼林越撰以西漢書分類為十五篇皆句字之古雅者雋者蓋取雋
水之義也漢書刪通傳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
號曰雋永注雋肥肉也言甘美而味深長也則史雋之名當取諸此

壺關三老茂漢武故事以為鄭茂顏師古曰荀悅漢

紀云令狐茂今漢紀本脫令狐茂三字御覽上黨

郡記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

元圻案壺關三老茂上書言
太子竟事見漢書武五子傳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類漢武故事一卷本題漢班固傳然史不云固有此書隋志著錄傳記類中亦不云固作晁公武讀書記引張柬之祠寘記跋謂出於王倫唐初去齊梁未遠當有所考也太平御覽五百六十載上黨記曰令狐微君遷城東山中令狐終即北葬焉今俗名其山曰令狐墓漢史所稱壺關三老令狐茂者是也水經漳水又東過壺關縣北注云漢有壺關三老公乘與訟衛太子即邑人也姓名俱不同

張敞集朱登為東海相遺敞蟹報書曰蘧伯玉受孔氏之賜必以及鄉人敞謹分斯貺于三老尊行者

曷敢獨享之見太平御覽四百七十八其言有儒者風味何云蟹字未有用此者元所

案張敞傳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隨宣帝徙杜陵臣正進忤霍光及山雲以過歸第上封事言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其識見似出郗鑒之上

宣帝以刑餘為周召非特宏石也平恩侯亦刑餘而

魏相因以奏事卷一戚宦之禍漢自宣帝始也何云此等議論

酷似致幸又云霍禹秉政霍山復領尚書事不因平恩封事何由得進一不密則身危而國家從之奈何妄議也又云宣帝起里閭所依惟外家舍王史

而獨因平恩專欲發其殺后之謀也議者讀史不熟耳全云弱翁是時爲御史大夫何不請獨對乎畢竟是有借助之意○元圻案張南軒史論曰魏相所存不得爲正觀其有許史之累可見矣夫欲其說之行而假許史以爲重此說遇獲禽之心君子不道也漢書蓋寬饒傳宣帝時上書曰方今聖道廢廢儒術不行臣刑餘爲周召臣法律爲詩書又外戚傳孝宣許皇后父廣漢從武帝上甘泉誤取他郎牽以被其馬發覺吏劾從行而盜當死有詔募下獄室後封平恩侯

宣紀神爵三年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通典職官十七引應

劭曰張敞蕭望之言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

知榮辱今小吏奉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

雖欲絜身爲廉其勢不能可以什率增天下吏奉

宣帝乃益天下吏奉什二與漢紀不同元圻案漢書宣帝紀神爵三年

秋八月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苟悅漢紀云其益吏百石以下俸五十斛與漢書合杜君卿曰應劭注漢書曰宣帝益吏俸什二而漢書言十五兩存其說耳

黃霸傳鵠雀顏氏注當為鵠徐楚金攷說文當為鵠

元圻案漢書循吏傳黃霸字次公淮陽潁川人也五鳳五年代邴吉為丞相京兆尹張敞舍鵠雀飛集丞相府署以為神雀議欲以聞注蘇林曰今虎賁所著鵠也師古曰此鵠音芬字或作鵠此通用耳鵠雀大而色青出羌中非虎賁所著也鵠色黑出上黨以其闕死不止故用其尾飾武臣首云四庫全書總目小學類說文繫傳四十卷南唐徐鉉撰鉉字楚金廣陵人官至右內史舍人宋兵下江南卒於園城之中事迹具南唐書本傳宋景文筆記師古曰此鵠音介今官本誤作芬鵠字作鵠鵠亦音芬鵠鳥聚貌非鵠名也予見徐鉉本亦如此攷定王汾原照曰顏氏家訓引說文云鵠雀似鵠而青出羌中即小鵠所本也玉篇亦作鵠集韻音分今徐鉉繫傳作鵠徐鉉本同別有鵠字訓為鳥聚非鳥名也

皇極經世書惠帝崩立無名子為帝

原注王陵爭非劉氏而

而帝者矣何云非側注閻按竊以國既有之家亦宜然此余所以痛也詳尚書古文疏證卷二第十七條○元圻案漢書外戚傳孝惠張皇后無子呂太后逗使陽為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帝四年太后下詔廢之更立恒山王宏為帝少帝恒山淮南濟川王皆非孝惠子又王陵傳陵沛人封安國侯為右丞相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

皇極經世書所云太子後嗣位者
少帝者實惠帝子也後嗣位者
美人張氏所生也後嗣位者
文法最善少帝法也後嗣位者
其母有怨也後嗣位者
帝不得謂之利氏乎其後也
少帝家及漢陽王張常山王
趙漢陽王張常山王劉濟王
等子也非不稱孝惠子也
記已亡其父為少帝年二十
六月相與謀逆少帝及漢陽王

此至晉始有書送子天官錄分入
○高僧才學曰星下能利其本者
五內五人或有能者送子若而
高才者之書則其如年譜也

賈捐之上書罷朱崖杜佑云捐之誼之孫

漢書本傳云
誼之會孫

高

見實類其祖

全云可惜捐之晚節○元圻案漢書賈捐之傳捐之字
君房賈隨會孫元帝即位召符詔金馬門初元元年殊

崖又反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迺從之捐之後坐與
楊興更相薦譽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竟坐棄市

漢之劉歆魏之元韶賣宗國以微利而身亦不免小

人可以戒矣

閻拔元韶事不見魏書列傳見北齊書及北史全云
此切齒於趙孟傳之輩也○元圻案劉歆爲王莽腹心

封歆爲國師嘉新公後歆怨莽殺其三子與王涉董忠謀泄自殺事詳王莽
傳北齊書文宣紀魏帝以天人之望有歸下詔歸帝位於齊使彭城王元

韶奉皇帝璽綬禪代之禮一依漢魏故事又元韶傳都魏孝莊之後襲封彭
城王齊天保元年降爵爲公文宣謂韶曰光武何故中興韶曰爲誅諸劉不
盡於是乃誅諸元以厭之韶幽於京畿地牢絕食啗衣袖而死

張文潛文帝論謂絳侯之迹異於韓彭者無幾文帝

所以裁之者乃所以深報之也其說太過賈誼

陳

事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乃正論也

元圻案漢書周勃傳勃
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

誅諸呂迎立孝文文帝即位呂勃爲右丞相居十餘月謝病歸相印上許之
歲餘復用勃爲丞相十餘月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行縣至絳絳侯勃自
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呂見其後有人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
治之文帝朝太后呂冒絮提文帝曰絳侯絳侯帝璽將兵於北軍不呂此時
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文帝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張氏未漢文
帝論絳侯以英雄之姿挾立君之威臨視其上無異于保傅之提嬰兒如是
而不驕者伊周之所難也驕則縱縱則亂因以生文帝豈無愛勃之心哉視
前日之誅死族滅者皆恃功驕蹇之所致而絳侯之迹異于韓彭者無幾耳
曾不如抑遠困辱使之慊然內顧而無所恃鋤去其驕慢之心全其生保其
家使其子孫長有國土之爲愈也

楊雄自比孟子而校獵賦乃曰羣公常伯楊朱墨翟

之徒學孟子而尊楊墨與法言背馳矣

何云詞賦不當如此論又云按

羣公常伯則左右諛臣豈有遠見楊墨之徒又異端不知聖賢之素者也自
方將上獵三靈以下云云乃雄自申其作賦以諷之意讀者遂疑其尊楊墨
耶○元圻案法言吾子篇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後之選路
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楊雄羽獵賦曰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喟然並
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方
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以至加勞三身勗勗五帝立若臣之節崇
賢聖之業未遑苑囿之麗游獵之靡也云云誠如義門之說然義門遂以此
許雄能斥楊墨而比孟子乎

樓護之執呂寬小人之不義者也不當傳於游俠法

言獨稱朱家之不德以爲長者樓護朱家之罪人

也

問按樓護厚於呂公而薄呂寬豈李西涯樂府所歎元是五侯門下史者耶○元圻案漢書游俠樓護傳莽長子宇與妻兄呂寬謀以血塗莽

第門欲懼莽令歸政發覺莽大怒殺宇而呂寬亡寬父素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護不以事實語也到數日名捕寬詔書至護執寬莽大喜徵護入爲前輝光又曰初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姬同食遂養呂公終身又朱家傳家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既隱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法言重黎篇或問長者曰藺相如仲秦而屈廉頗樂布之不塗朱家之不德直不疑之不校韓安國之通使

讓美德也然當審其是非趙充國不歸功於二將軍

君子以爲是顏真卿歸功於賀蘭進明君子以爲

非

元圻案漢書趙充國傳充國振旅而還所著浩星賜迎說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尸破壞然有識者曰爲虜勢窮困兵雖

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

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日餘命堂為陛下明言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
呂其意對上然其計 客齋五筆曰顏魯公起兵平原合眾十萬既成魏郡
唐邑之功矣是時進明為北海太守亦起兵公以書召之并力進明度河公
每事咨之軍權始移遂取舍任意以得招討 呂成公謀說曰顏真卿竇
藺進明此是書生顧辭讓却是閑於事機

劉道原通鑑外紀自序曰歷代國史其流出於春秋劉歆敘七

畧王儉撰七志史記以下皆附春秋荀勗分四部

史記舊事入丙部阮孝緒七錄記傳錄記史傳由

是經與史分元圻案劉歆七畧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註已見卷五三十七頁

漢名臣奏丞相薛宣奏漢興以來深考古義惟萬變

之備於是制宮室出入之儀故司馬殿省門闔至

五六重周衛擊刁斗近臣侍側尚不得闕本作不能著鉤

帶入房原注太平御覽見三百五十四卷集證隋志刑法類漢名臣奏三十卷唐志二十九卷

匈奴遣漢文帝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又曰天地

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見匈奴傳突厥致書隋文帝

曰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

河沙鉢畧可汗開按沙鉢畧隋書作始波羅 崔易田云伊利俱盧

韻然以三十六字母言之伊爲影母屬喉俱爲見母屬牙牙喉不同今證之以此二字不得別爲兩聲蓋信戴東原斷以見爲喉之發聲影爲喉之收聲爲得自然之音位也○元圻案隋書突厥傳突厥之先平涼雜胡也姓阿史那氏後魏太武滅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於鐵作金山狀如堽磬俗呼堽磬爲突厥因爲號高祖遣開府徐平和使於沙鉢畧沙鉢畧遣使致書曰辰年九月十日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河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 倭王遣煬帝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

西山先生跋劉深父稱天台劉深父每舉史傳數百千

言漢許后上成帝書於班史爲隱僻處學者多不

道一日對客誦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及設爲

屏風張某所等語

俱見外戚傳

無一字差

原注前輩讀史精熟如此方撲山云想愛其

文盡此書自絕妙也○元圻案漢書外戚傳下孝成許皇后傳時上省減椒房接庭用度皇后遁上疏曰詔書言服御所造皆如竟寧前更誠不能揆其意即且令妾被服所為不得不不如前設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繼妾以詔書矣又曰今吏甫受詔讀記直豫言使后知之其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其萌芽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今但損車駕及母若未央宮有所發遣賜衣服如故事則可矣其餘誠太迫急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竟寧前於今世而比之豈可邪

李靖曰張良所學六韜三略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

武是也光武詔報臧宮馬武引黃石公記

案章懷注云即張良

於下邳圯上所見老父出一編書者

隋志

兵家

有三略三卷

原注館閣書目云恐後人依託為之

近

世有素書一卷六章曰原始曰正道曰本德宗道

曰求人之志曰遵義曰安樂

今本作安禮

晁公武

讀書志

云麗

亂無統蓋采諸書成之

原注謂晉有盜發張良冢者於玉枕中獲此書亦依託也何云今世玉枕中

亭王忱之義本此亦謂其出自昭陵也初學記又引黃石公陰謀祕法元圻案唐書李

靖傳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官司徒并州都督封衛國公後漢書臧宮傳

建武二十七年宮與楊虛侯馬武上書請伐匈奴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

制剛弱能制彊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府也四庫

全書總目兵家類纂書一卷舊本題黃石公撰宋張商英註後序稱圯上老

人以授張子房晉亂有盜發子房塚於玉枕中得之始傳人間見公武職商

英之言世未有信之者唐徐堅初學記職官部御史大夫下引黃石公陰

謀祕法曰焚或火之精御史之象主禁令刑罰收捕糾正

董仲舒在建元初對策案建元武帝初元年號也年願興太學

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傳謂立

學校之官自仲舒發之攷之武帝紀建元五年置

五經博士此所謂學校之官也元朔武帝三五年

始有禮官勸學之詔於是丞相宏請為博士置弟

子員儒林傳所載其著公令也詳於取而略於教

不過開祿利之塗而已明經而志青紫教子而擬
簞金孰知古者爲己之學哉儻以仲舒爲相使正
誼明道之學行於時則學者興於禮義庶幾三代

之風豈止彬彬多文學之士乎

全云明經而志青紫是夏
侯勝語教子而擬簞金見

韋賢傳○元圻案漢書儒林傳序公孫宏呂治春秋爲丞相封侯天下學士
靡然鄉風矣宏爲學官棹道之嚮導通謂曰丞相御史書制曰蓋聞導民目
禮風之目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許延天下方
閭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治聞舉遠與禮目爲天下先太常議
子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曰厲賢材焉遂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云云制曰
可自此目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夏侯勝傳勝每講授常
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韋賢傳鄭
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篋不如一經魏了翁跋楊子瑛所題趙子安一經閣
詩曰謂簞金不若一經此鄭魯諺語也近聖人之世之居皆未遠也其詞氣
已全不類鄭魯問語雖當時魯之大儒如夏侯長公輩亦不過以取青紫教
授諸生蓋自漢武設科射策勸趨利祿後學所志大抵若此況於俚謠自無
足貴况於它邦以及後世又從可知

韓信無行不得推擇爲吏陳湯無節不爲州里所稱

主父偃學從橫諸儒排擯不容李陵降匈奴隴西

士大夫以為愧注見卷一秦漢之後鄉黨清議猶嚴也是

以禮官勸學則曰崇鄉里之化元圻案韓信傳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

又不能治生為商賈常從人寄食陳湯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傳達善屬文家貧句貨無節不為鄉里所稱主父偃傳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從橫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齊諸子間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

男忠錫孫孝濬校字

困學紀聞注卷十二

其書中不傳

困學紀聞注卷十三

餘姚翁元圻載青輶

考史

翟公巽

闕按公巽名汝文丹陽人高宗時官參知政事

謂范蔚宗書語近詞冗事多

注見

何云注疑作互

其自敘云比方班氏非但不愧今叢陋

乃爾豈筆削未定遂傳之耶乃刪取精要總合傳

註作東漢通史五十卷

原注其書未見全云事多注見者謂事多藉注而見也故下云總合傳注蓋

所以補其傳之不備也何疑作互似非○元圻案同年王穀騰曰翟書雖不

傳然其旨合注而刪繁非據注以補闕也京口書舊傳卷四翟汝文傳以

范蔚宗書語近詞冗事多復見乃合傳注掇精要云云此條注見疑複見之

誤宋書范蔚宗傳蔚宗與甥姪書以自序曰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

今著述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唯志可推耳吾雜傳論皆有精意至於

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黃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賦過

秦篇當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九忠

惠集十卷宋翟汝文撰忠惠者門人所私也宋史藝文志作三十卷明以

來久不復傳今從永樂大典掇拾排比編爲十卷

致堂

讀史管見三

論馬援曰光武非簡賢者必以其女爲太

子如逆防未然故不授以重任按馬后紀入太子

宮在援卒之後防未然之說非

何本非字下有也字○何云致堂往往爲此等無稽

之言○元圻案後漢書明德馬皇后紀援卒于師梁松賁等譖之家蓋失勢后兄嚴白太夫人求進女掖廷由是選后入宮馬伏波屢出將兵其任重矣其征交趾歸賜兵車乘朝見位次九卿班未崇耳馬援傳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致堂蓋因此而誤

呂成公

說

謂馬援還書王昶戒子舉可法可戒者以

教之其心固善不知所教者本不欲其言人之過

言未脫口而已自言人之過何其反也

方樸山云語以泄敗自其子之

過於還書戒子者何尤又云書中言愛之重之未嘗言其過但不願其子效之耳全云裴松之注王昶傳中已言之○元圻案後漢書馬援傳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短長妄是非正法此吾所

大惡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益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次
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愛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
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三國志魏王昶傳昶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遂書戒之
曰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為人宏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
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為之北海徐偉
長不治高名不求苟得澹然自守唯道是務其有所是非託古人以見意當
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
義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樂安
任開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汚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
之善之願兒子遵之註松之以為援稱龍伯高之善言杜季良之惡致使事
敵時主季良以敗言之傷人孰大於此與其所誠自相違伐文舒復擬則文
淵顯言人之失於舊交則違久要之義於子孫則揚人前世之惡於夫鄙懷
深所不取 朱子曰馬援之言自可為法削去此段後生又如何聞而以爲
戒乎

東觀漢記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束手之路

原注公孫述傳帝與述書陳言禍福以明丹青之信二句見文選注 全云
丹青二字見王莽傳○元所案 四庫全書總目別史類東觀漢記二十四
卷隋志稱長水校尉劉珍等撰此書創始在明帝時不可題劉珍居首其稱
東觀者范史實章懷傳云永初中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蓬

諸錄宗室人此手錄也
最下版

東漢初著述在蘭臺至章和以後圖籍盛於東觀修史者皆在焉故以名書
此書僅有本朝姚之駟蒐集八卷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所載重爲補輯分二十四卷此詔載光武紀中案曰此詔見文選李善注范書不載未知何時所下今案文選阮籍詠懷詩法引之漢書九十九王莽傳下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師古注生活謂來降者不殺之也丹青之信言明著也

明帝爲太子諫光武曰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夫禹湯之道堯舜之道也不以聖人之道養性而取諸黃老謂之學通尚書可乎以無逸之心

明立政之體君道盡矣何羨乎黃老

何云虛誇大論○元圻案光武帝紀

帝每旦視朝日仄通罷數引公卿那將講論經理夜分通寐皇太子承問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頌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明帝紀帝諱莊十歲能通春秋光武帝之建武十九年立爲皇太子師事博士桓榮學通尚書今本東觀漢記帝紀一帝常自細書一札十行報郡縣旦聽朝五日晏夜講經聽誦坐則功臣特進在側論時政畢追古行事次說在家所織鄉里能吏次第比類又道忠臣孝子義節士坐者莫不激揚悽愴欣然和悅羣臣爭論上前書述曰皇太子嘗乘閒言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道今天下大安少尚思慮養精神帝答曰我

自舉此

謝承父嬰

開按三國志吳主權謝夫人山陰人父嬰漢尚書郎徐令弟承字偉平武陵太守則嬰當作嬰何云今三國志謝夫人傳作

嬰為尚書侍郎每讀高祖及光武之後將相名臣

策文通訓條在南宮祕於省閣唯臺郎升複道取

急因得開覽

原注謝承後漢書見文選注○案陸士衡答賈長淵詩注引之

漢尚書作詔文

原注見周禮注○案春官御史掌贊書注王有命當以書致之則贊為書若今尚書作詔文

尚書郎乃今中書

舍人

原注見通典開按謝承後漢書一百三十卷唐志有宋志及文獻通考俱不傳錢氏曰有見方少師於史館攜去者問之其後人不可

得陽曲傅山先生開之笑曰某家即有之永樂間揚州刊本初鄒陽曹全碑

出曾以謝書考證多所裨大勝范書以寇亂亡失矣惜哉何云閣謂閣之

傳山謝承後漢書永樂開揚州曾有刊本毛斧季以為必不然全云傳青

主徵君非妄語者然即有刊本亦必偽書集證隋志正史類後漢書一百

三十卷無帝紀吳武陵太守謝承撰續漢百官志尚書侍郎三十六人一

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通典職官門尚書郎乃今中書舍人自永淳以

來天下文章道盛臺閣髦彥無不以文章達故中書舍人為文士之極任朝

廷盛邊諸宮莫比焉

鍾離意謂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本於荀子

大略黃瓊

謂魯僖過旱以六事自讓本於春秋考異

郵元折案

鍾離意傳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為尚書僕射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曰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清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邪昔成湯遭旱目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榮邪女謁盛邪也直行邪讒夫昌邪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又黃瓊傳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拜讓郎稍遷尚書僕射順帝三年大旱瓊上疏曰昔魯僖過旱目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注春秋考異邦曰僖公之時雨澤不對比于九月公大驚懼率羣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讓細女謁放下讒佞郭都之等十三人誅領人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曰寡人在寡人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誘請以身塞無狀也又郎與傳劉條側官七事曰魯僖遭旱修政自飭注引春秋考異邦曰僖公三年春夏不雨於是僖公憂悶元服避舍釋更徭之遊罷軍寇之誅去苛刻峻文慘毒之政所蠲浮令四十五事曰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誘不敢煩人請命願撫萬人害以身塞無狀請已舍齋南郊雨大沛也俱引考異邦而文不同成湯六事考懷於鍾離意周舉傳注俱引帝王世紀故厚齋以出荀子正其失

鄧惲上書王莽云取之以天還之以天莽猶能救之

此祖伊之得全於殷紂之世也

元圻案後漢書邦傳傳

韓詩嚴氏春秋明天文歷數王莽時憚仰占元象謂漢必再受命西至長安
通上書王莽曰神器有命不可虛獲劉氏享天永命陛下順節盛衰取之目
天還之目天可謂知命矣莽大怒即收繫詔獄猶以憚據經識難即害之會
赦得出

魯不對策見袁宏紀而范史不載

元圻案魯恭傳恭字仲康
扶風平陵人也弟不字叔

陵性沈深好學兼通五經建初元年肅宗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寬舉不
時對策百有餘人唯不在高第 袁宏後漢紀安帝永初三年魯恭年八十
餘終于家弟不以篤學質直稱仕至待中三老章帝初對策曰政莫先於從
民之所欲除民之所惡先收後刑先近後遠君為陽臣為陰君子為陽小人
為陰京師為陽諸夏為陰男為陽女為陰樂和為陽憂苦為陰各得其所則
和調精誠之所發無不咸決吏多不長在於賤德而貴功欲速莫能修長久
之道古者貢士得其入者有慶不得其人者有讓是以舉者務力行選舉不
實者在刺史二千石書曰天工人其代之觀人之道勿則觀其孝順而好學
畏則觀其慈愛而能教設難以觀其謀煩事以觀其治窮則觀其所守達則
觀其所施此所以核之也民多貧困者急急則致寒寒則萬物多不成去本
就末者所致也制度明則民用足刑罰不中則於名不正正民之道所以明
上下之稱班爵號之制定卿大夫之位也獄訟不息在爭奪之心不絕法者
民之儀表也法正則民慤吏民凋弊所從久矣不求其本浸以益甚吏政多
欲速又州官秩卑而任重競為小功以求進取生凋弊之俗教弊莫若忠故

孔子曰孝慈則忠治姦諛之道必明慎刑罰故孔子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死且忘之况使為禮義乎通鑑亦不載此策四庫全書總目綱年類後漢紀三十卷晉表公撰宏字彥伯陽夏人太元初官至東陽太守事迹具晉書文苑傳

文苑傳自東漢始而文始卑矣何云善識全云文之卑亦不待以立傳故○元圻案東坡與

王庠書曰西漢以文設科而文始衰自賈誼河馬遷其文已不逮先秦古書况其下者

漢政歸尚書魏晉政歸中書後魏政歸門下於是三

省分矣元圻案後漢書陳忠傳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詠賞一出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三國

志魏志濟南傳時中書監令號為專任濟上書論之通典職官三門下省後

漢謂之侍中寺晉志曰給事黃門侍郎與侍中俱管門下眾事或謂之門下

省後魏尤重唐六典一初秦變周法天下之事皆決丞相置尚書於禁中

有令丞掌通章奏而已漢初因之武宣之後稍以委任及光武親總吏職天

下事皆上尚書與人主參決乃下三府尚書令為端揆之長明王氏鑒震

澤長語上西漢以丞相總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興身親庶務

事歸臺閣尚書始重而公卿稍以失職矣魏武初建魏國置秘書令典尚書

奏事文帝受禪改秘書為中書有令有監中書親近而尚書疎外矣東晉以

後天子以中書侍常在左右多與議政事於是又有門下而中書權始分矣

唐初始合三省中書主出命門下主封駁尚書主奉行其後合中書門下為

一故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後又置政事堂蓋以中書出詔令門下封駁口有爭論故兩省先於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開元中張說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自是至宋莫之能改自注一說漢武帝游後庭尚書始重又曰宣帝時霍山領尚書上令吏民奏事不關尚書其後奏封事輒下中書令則西漢時中書已重於尚書矣

為杜密之居鄉猶效陳孟公杜季良也為劉勝之居

鄉猶效張伯松龍伯高也制行者宜知所擇

問按高忠憲言

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此士大夫實念也居廟堂之上無事不為我君處江湖之遠隨事必為我民此士大夫實事也實念實事在天地間猶三光敵萬物而常存此蓋答朱平涵居鄉書余謂今之居鄉為劉勝易為杜密難○元圻案陳遵字孟公張竦字伯松註已見上卷後漢書馬援傳杜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為越騎司馬保仇人上書訟保為行汙薄亂羣或眾伏波將軍萬里還書曰誠兄子書奏免保官龍伯高名述亦京兆人為山都長由此擢零陵太守黨錮傳杜密字周甫潁川陽城人為北海相去官還家每謂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請密曰劉季林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已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幽遠之達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服胡氏讀史管見四或問劉勝杜密所

處執賢曰勝賢如密之論軒揚激發固非常士所及然勝之行深潛靜退可
為鄉里之式如密之論非惟犯出位之譏亦取禍辱之道也遇王昱賢者故
能容之耳

東漢有佛書而諸臣論議無述其言者惟襄楷云浮

屠不二宿桑下

何云亦因論其事而述其言爾○元圻案魏書釋老

羣臣傳教始以佛對帝造郎中蔡愔博上弟子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屠遺
經愔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及跪拜之法自此始
也愔又得佛經四十二章帝絨於蘭臺石室後漢書襄楷傳楷字公矩平
原陰陰人上疏曰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
省慾去奢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居不三宿桑下不飲久生恩愛精之
至也天神遺呂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賙之其守一如此今陛下
嬖女黜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四十二
章經曰沙門受道法者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慎莫再宿矣又曰天神獻玉女
於其佛佛曰此是革囊盛衆穢耳

班固傳西都賦云招白閒下雙鵲掄文竿出比日二
句為對白閒猶黃閒也注云弓弩之屬御覽二百四十七

引風俗通白閒古弓名文選以閒為鵲

原注非禽名也○元圻案章懷

注駑有黃閒之名此言白閒蓋弓弩之屬本或作白鵲謂鳥也文選西都賦注西京雜記曰閭越王獻高帝白鵲黑鵲各一隻何義門曰今以揄文竿例之當以後漢書為正

東都賦正子樂

原注依職文改樂為大子

文選李善注亦引大子五臣

乃解為正樂今本作雅樂

案五臣註張銑曰雅樂正樂也

亦誤

原注五臣本改為雅

○元圻案文選注東觀漢記孝明詔曰尚書班固曰有帝漢出德治作樂名子其改如廟樂曰大子樂樂官曰大子樂官以應圖讖又顏延之曲水詩序大子協樂注東觀漢記孝明詔曰正大樂官曰大子樂官案今本東觀漢記此詔在永平三年八月書錄解題總集類文選六十卷梁昭明太子蕭統德施撰唐崇賢館學士江都李善注北海太守邕之父也又六臣文選六十卷唐工部侍郎呂延祚開元六年表上號五臣集註五臣者常山尉呂延濟都水使者劉承祖男夏處士張銑呂向李周翰也後人併與李善原注合為一書名六臣注

范氏施御

班固東都賦

注引括地圖曰夏德盛二龍降之禹

使范氏御之以行程南方按左傳

襄二十

四年范宣子曰

昔句之祖在夏為御龍氏括地圖之說本於此然

蔡墨謂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賜氏曰

御龍見昭二十九年左傳非禹也何云豈特非禹晉主夏盟始為范氏也又云范氏注引孟子吾為之范氏馳驅○元圻案

孫宣公孟子音義範我或作范氏范氏古善御者

文選鮑照放歌行注引崔元始正論永寧詔曰鐘鳴漏

盡洛陽城中不得有行者永寧漢安帝年號元始

崔寔字也後漢紀不載此詔元圻案後漢書崔寔傳寔字子真一名白字元始少沈靜好典

籍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仲長統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座側東觀漢記袁宏後漢紀亦不載此詔

崔寔四民月令朱文公各楊直方謂見當時風俗及其治

家整齊即以嚴致平之意閻按蘇宗已謂潛夫論足片觀見當時風政○元圻案四民月令崔

寔本傳不著其日附志農家四民月令一卷後漢大尚書崔寔撰朱氏經義考附見於禮記之後謂此書雖佚而齊民要術太平御覽中所引特多尚可

摺拾成書 寔本傳載政論曰景帝元年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民乃定律減笞輕捶目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目嚴致平非自寬致平也 唐王志愔應正論曰崔寔政論云為國家者以嚴致平然則稱嚴者不必踰條越制疑網重罰在於施鑿括以矯枉用平典以禁非刑故有常罰輕無赦人不易犯防之難越故也

崔寔政論云諺曰一歲再赦好兒啗啞

見太平御覽四百九十六

唐太

宗之言蓋出於此

原注兒與人同如以可人為可見字是正文 閻按潛夫論引諺曰一歲載赦奴

全云十一

兒噫嗟奴恐是好字之謫○元圻案范氏祖禹唐鑑三帝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皆啞夫養悞者豈嘉赦赦有罪者賊良民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也

剛者必仁佞者必不仁

此二句用東坡剛說

龐萌為人遜順而光

武以託孤期之不惟失於知人其惑於佞甚矣子

陵所以鴻飛冥冥也懷仁輔義之言豈特規侯霸

哉

元圻案後漢書劉永傳龐萌為人遜順甚見信愛帝嘗稱曰可目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

甚佳意元武於此市已自
終不為所動而保此身
主人任中近論

卷之三
後漢書
卷之三

不及萌萌目為延諸已自疑遂反逸民傳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姓名隱身不見令以物色訪之三反而後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光不答口授曰君房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從阿諛順旨要領絕除為諫議大夫不肩乃耕於富春山呂成公重修釣臺記曰先生雖以巢由自命視一世若不足以浼之觀與侯霸尺牘劇切之意見於言外豈於帝曉曉未能忘邪

東漢三公無出楊震李固之右而始進以鄧梁君子

以為疵故易之漸日進以正何云東漢三公莫如袁安次之

云彼執國命於季桓子孔子行之閻按鄧梁商雖外戚而皆賢史稱騰辟楊震於幕府天下復安商辟李固為從事中郎京師翕然稱其輔未可為二公之疵此論太刻吾不取○元圻案後漢書鄧梁傳梁女弟為貴人騰兄弟皆除郎中及貴人立是為和熹皇后又梁商傳順帝選商女及妹入掖廷陽嘉元年女為皇后妹為貴人加商特進商自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虛己進賢辟漢陽巨覽上黨陳龜為掾屬李固周舉為從事中郎於是京師翕然稱為良輔又楊震傳震字伯起宏農華陰人也少好學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騭聞其賢而辟之永寧元年代劉愷為司徒李固傳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鄧從事也固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梁商請為從事中郎沖帝即位以固為太尉胡致堂讀史管見四謂安帝三公無出楊震之右者然震以三公之尊兩奏一孔養老婦人而不能動即可引領而

去過是殊少味也未子綱目取之

曲禮少儀之禮廢幼不肯事長不肯事賢東都
之季風化何其美也魏昭請於郭泰願在左右供
給灑掃荀爽謁李膺因爲其御范滂之歸鄉人殷
陶黃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闕里氣象不過是矣

全云明末凍繼儒弟子有此氣象見黃梨洲思舊錄不知繼儒何以得此○
元圻案袁宏後漢紀靈帝建寧二年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嘗止陳國文
季童子魏昭求入其房供給灑掃泰曰年少當精義書易爲求近我乎昭曰
晝聞經師易過人師難遭故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耳泰美其言聽與共
止嘗不佳夜後命昭作粥粥成進泰泰一呵之曰爲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乃
不可食以杯擲地昭更爲粥重進泰復呵之如此者三昭姿無變容顏色殊
悅泰善之黨錮傳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荀爽常就謁膺因爲其御既
還喜曰今日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荀爽叔之子有列傳又范滂字孟
博汝南征羌人也年修誼言鉤黨坐繫獄事釋南歸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
千兩同因鄉人殷陶黃穆亦免俱歸並衛待於傍應對賓客黃梨洲思舊
錄康繼儒字仲醇華亭人以諸生有盛名上自縉紳大夫下至工賈僭優經
其品題便聲價重於一時余入京遇之於西湖畫船三隻一頓橫被一見賓

客一敲門生故友見之者雲集余時寓太平里小巷先生各拜乘一小驕門生徒步隨其後天寒涕出監田叔即以袍袖拂拭之

中平中平何本誤作仲平二年昆陽令愍繇役之害結單言府收

其舊直臨時募顧不煩居民太守丞為之立約見

於都鄉正街彈碑此募役之始也元圻案洪氏隸釋十五都鄉正街彈碑重帝中

平二年立考其文則縣令寧陵君承昆陽度亂之餘愍繇役之害結單言府班董科例收其舊直臨時募顧不煩居民太守東郡王褒丞濟陰華林優師民隱為之立約自是之後吏無苛擾之煩野無愁痛之聲衛彈金石錄作街彈周禮里宰以時合耦于鋤注云耦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隸釋作衛彈誤

孔子曰故者毋失其為故也蘇章借故人以立威其

流獎遂為于禁源懷忠厚之俗不復見若章者難

與並為仁矣何云長者之言 閩按于禁斬平昌孫時孫已降源懷効于祚元尼須僅罷官亦似有別○元圻案後漢書蘇

章傳章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域通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父蘇孺文

論秦可取
蓋在秦山王國大族

蓋在秦山王國大族

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亭無
私望風畏肅 三國志魏于禁傳太祖破紹冀州平昌稀復叛遣禁征之禁
攻稀稀與禁有舊詣禁降諸將皆以為稀已降當送詣太祖禁曰諸君不知
公常令乎圍而後降者不赦稀雖舊友禁可失節乎自臨與稀決淚涕而斬
之 魏書源懷傳時后父于勁勢傾朝野勁兄子昨與懷宿昔通婚時為沃
野鎮將頗有受納懷將入鎮昨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即劾昨免官懷朔鎮將
元尼須與懷少舊亦貪穢狼藉置酒請懷謂懷曰命之長短由卿之口豈可
不相寬貸懷曰今日之集乃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鞠獄之所也明日
公庭始為使人檢鎮將罪狀之處尼須揮涕而已無以對之已而表劾尼須
裴松之曰國而後降法雖不赦因而送之未為違命禁曾不為舊交希冀
萬一而肆其好殺之心以戾眾人之議所以卒為降虜死加惡謚宜哉 片
成公史說曰蘇章源懷與故人飲酒似乎情厚終竟發摘情實便見刻薄蓋
今日與故舊如此則他日於君可知 案于禁傳太祖破紹冀州平昌稀復
叛似以平字斷句閻氏乃以平為昌稀之姓恐誤

精廬見姜肱傳乃講授之地即劉淑包咸檀敷傳所

謂精舍也文選任彦升表用精廬李善注引王阜

事五臣謂寺觀謬矣

集證華陽國志大江自瀾堰下至犍為有
五津始文翁立文學精舍講堂作石室皆

謂讀書之所自晉武帝太元六年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居之
因此世俗謂佛寺為精舍○元圻案後漢書姜肱傳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

也肱二弟仲海季江俱目孝行著聞嘗與季江謁郡遇盜欲殺之肱兄弟爭相死賊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目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徵君還所掠物肱不受注精廬即精舍也又儒林傳褚廬督建羸羸動有千計注精廬講讀之舍女選李善注劉瓛梁典曰任昉字彥昇樂安人辭章之美冠絕當時為寧朔將軍始安太守昉為范雲求立太宰碑表曰精廬云作必窮錮勒之盛善注漢記曰王阜年十一辭父母欲出精廬以尚幼不許又黨錮傳劉淑字仲承河間樂成人擅數字文有山陽瑕邱人儒林傳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宋吳合能改齋漫錄王觀國學林新編曰晉書孝武帝幼奉佛法立靜舍於殿內引沙門居之因此世俗謂佛寺為靜舍觀國按古之儒者教授生徒其所居皆謂之精舍故後漢包咸傳曰咸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又劉淑傳曰隱居之精舍授講又擅數傳曰立精舍教授又姜肱傳曰盜就精廬求見注曰精廬即精舍也以此觀之精舍本為儒士設至晉孝武立精舍以居沙門亦謂之精舍非有儒釋之別也以上皆王說子按三國志注引江表傳曰于吉來吳立精舍燒香讀道書然則晉武以前道士亦立精舍矣江表傳云云見吳孫策傳注

孔北海答王脩教曰掾清身潔已歷試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勲應乃懿德用升爾于王庭其可辭乎文辭溫雅有典誥之風漢郡國之條教

如此

原注然歷試諸難恐不可用全云原注是正文何云古人不拘今在所避○元圻案後漢書孔融傳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

孫也黃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為賊衝三府同舉融為北海相融為賊所圍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耶

三國志魏王脩傳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也初平中北海孔融舉孝廉脩

孝女叔先雄

何云雄蓋雄字傳寫之誤女而名雄無義理

水經注以為光終符縣

人又引益部耆舊傳符有光洛

原注疑即終字

樊道有張帛

元圻案後漢書列女傳孝女叔先雄者魏為人也父泥和墮溺水物故尸喪不歸雄乘舫於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弟賢夢雄告之卻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江上水經注三十三符縣長趙祉遺吏先尼和以永建元年十二月詣巴郡沒死成濶離子賢求喪不得女終年二十五歲有二十五年歲以還至二年二月十五日尚不得喪終乃乘小船至父沒處哀哭自沈見夢告賢曰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至日父子果浮出江上郡縣上言為之立碑以旌孝誠也又引益都耆舊傳曰張真妻黃氏女也名帛真乘船覆沒求尸不得帛至沒處離頭仰天而歎遂自沈溺積十四日帛持真手于灘下出時人為說曰符有先洛樊道有張帛者也此條引水經注作光終光洛蓋古今本傳刻不同耳

劉贛父東漢刊誤謂列傳第七十九注最淺陋章懷

注書分與諸臣疑其將終篇故特草草耳今觀南
匈奴論棄蔑天公注引前書云老秃翁何為首鼠

兩端秃翁即天翁也其誤甚矣

元圻案南匈奴傳論曰實懸
矜三捷之效忽經世之規狼

戾不端專行威惠遂復更立北虜反其故庭並恩兩護以私已福棄蔑天公
坐樹大鯁永言前載何恨憤之深乎注曰言實惠斬日逐刊石紀功即宜滅
其北庭以資南部重存亂緒滋生孽哉南北俱存即是並恩兩護以私已福
斯則棄蔑天公之事也天公謂天子也前書云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秃翁
即天翁也高祖云幾敗乃公事乃公即汝公也惇史直筆時復存其質言也
惠氏棟後漢書補注李殷學曰天公非謂天子猶太公耳王懋曰注引老
秃翁秃翁何與乎天公而此云爾甚不可解唐書章懷太子傳太子賢字
明允甫數歲讀書一覽輒不忘詔集諸衛左庶子張大安洗馬劉訥普洛州
司戶參軍事格希元學士許叔牙成元一史藏諸周寶寧等共注後漢書
晁氏讀齊附志西漢刊誤一卷東漢刊誤一卷劉攽撰攽字贍父其書已
佚畧見於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

曹娥碑云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以五月時迎伍

君傳云迎婆婆娑神誤也

元圻案古文苑入載曹娥碑曰孝女曹
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盱能撫節按歌

若欲讀是書者必當先讀此
大字三代至漢書上卷而後
因下月對以六經校用云云

婆娑樂神以漢安二年五月時迎伍君遊濤而上為水所淹後漢特列女
傳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財能絃歌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
江沂濤迎婆娑神溺死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脫
江而死注會稽典錄曰上虞長度尚弟子邯鄲淳字子禮時甫弱冠而有異
才尚先使魏朗為曹娥碑文成未出會朗見尚尚問碑文成未朗辭不才因
試使子禮為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朗遂歎不暇遂毀其草

蔡邕文今存九十篇而銘墓居其半曰碑曰銘曰神

誥曰哀讚其實一也自云為郭有道碑

文選取此碑

獨無

愧辭則其他可知矣其頌胡廣黃瓊幾於老韓同

傳若繼成漢史豈有南董之筆

全云中郎之晚節如此其言豈能不謬但其熟知典故則

實有可採者耳○元圻案後漢書郭太傳蔡邕謂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又胡廣傳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為太傅靈帝圖畫廣及黃瓊於省內詔蔡邕為其頌云注謝承書載其頌曰巖巖山嶽配天作輔降神有周生申及甫九莖漢室誕育二后曰胡曰黃方軌齊武惟道之淵惟德之藪股肱元首代作心膺天之
烝人有作有類我胡我黃鍾厥純懿龜龜特進仍踐其位赫赫三事七佩其
絃奕奕四牡沃若六轡袞袞龍章其文有蔚參曜乾台窮寵極貴功加八荒
羣生以遂超哉邈乎莫與為二

范蔚宗贊曰胡公廉廣庸飾情恭貌朝章雖

理據正或撓又曰變名夙知累章國疵是瓊非廣所能幾及邕作頌而
無所軒輊故王氏譏之 蔡邕傳王允收邕付廷尉邕乞歸首刑足繼成漢
史尤曰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帝左右

周舉傳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一月

寒食按淮南子要畧篇云操舍開塞各有龍忌注

中國以鬼神之亡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集

荆楚歲時記注云後漢周舉移書及魏武明罰令陸處郭中記並云寒食斷
火起於子推據左傳及史記並無子推被焚之事案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
鐸巡火禁於國中注云為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
是三月之初然則禁火蓋周之舊制○元圻案周舉傳舉字宣光汝南汝陽
人博學洽聞京師為之語曰五經從橫周宣光遷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云云
注新序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爵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求之不得乃
焚其山推遂不出而死能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為大火懼火之盛故為
之禁火俗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火

郭伋為并州牧有童兒騎竹馬史通齊云晉陽無竹

事不可信

閩按無論唐晉陽童子寺有竹日報平安而晉陽馬之童兒乃西河郡之美稷也美稷唐為鄉在臨城縣今汾州府○元

圻案後漢書郭伋傳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為并州牧始至行部到西河
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
喜故來奉迎 水經注三河水又左得湍水口水出西河郡美稷東南流東
觀記曰郭伋為并州牧前在州素有恩德行部到西河美稷數百小兒各騎
竹馬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曰聞使君到喜故迎伋謝而發去 史通暗
感篇東觀漢記曰郭伋為并州牧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
於道次迎拜夫以晉陽無竹古今共知假有傳檄它方蓋亦事同大夏訪知
商賈不可多得況在童孺彌復難求羣戲而乘如何克辦 黃氏叔琳曰史記
趙世家毋邱剖竹得朱書又貨殖傳山西饒材竹則晉陽未嘗無竹也 西
陽雜俎衛公言北都惟童子寺有竹一葉綬長數尺其寺綢繆每日報竹平
安

光武紀建武二十三年陳留太守王況注王音肅為大司徒

原注二十七年亮虞延傳注引謝承書曰況章和元年

為司徒謝承書誤也何云注王姓音宿○元圻案後漢書虞延傳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光武二十年東巡路

過小黃時延為部督郵詔呼引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帝善之於是聲名
遂振二十三年司徒王況辟焉注謝承書曰況字文伯京兆杜陵人也代為
三輔名族該總五經志節高亮為陳留太守生聰敏善行德教永平十五年
蝗起起泰山彌衍充豫過陳留界飛逝不集五穀獨豐章和元年詔以況為

司徒謝承謂永平十五年王況尚為陳留太守亦誤也章懷引之而不正其誤何歟 永平明帝年號章帝十二年改元章和是年丁亥上距建武二十三年丁未實四十年 玉篇金玉之玉點在中畫之下音宿者點在中畫之

漢詔令人主自親其文光武詔曰司徒堯也赤眉桀

也明帝即位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案二句本公羊傳文

豈代言者所為哉元圻案後漢書鄧禹傳光武即位於鄴拜禹為司徒帝以關中未定而禹久不進兵下敕曰司徒

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吏人違違無所依歸宜日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通繼載此詔亦作亡賊桀也惟宋溫革隱窟雜志引李漢老云古者詔

令多矣天子自為之故漢武帝詔淮南王令相如視草而光武詔鄧禹曰司徒堯也赤眉桀也使臣下代言其敢為是語乎厚齋作赤眉蓋本此明帝

紀即位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水而無舟楫夫萬里至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章帝建初七年獲白鹿帝曰上無明天子

下無賢方伯人之無良相怨一方斯器亦曷為來哉唐鄭亞李衛公集序云漢興當秦焚書之後侍從之臣皆不習文史蕭曹之輩又乏儒墨之居每

封功臣建子弟其辭多天子為之

習鑿齒漢晉春秋以蜀漢為正朱文公詩謂晉史自

帝魏後賢盍更張然晉人已有此論

元圻案晉書習鑿齒傳鑿齒字彥威

襄陽人桓溫觀觀非望鑿齒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世說注習鑿齒著論曰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不足有靖亂之功則孫劉鼎立共王秦政猶不見敘於帝王況暫制數州之眾哉朱子感興詩第五首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西園植姦穢五族沈忠良青青千里障乘時起陸梁當塗轉凶悖炎精遂無光桓桓左將軍仗鉞西南疆伏龍一奮躍鳳雛亦飛翔祀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晉史自帝魏後賢盍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

三國鼎峙司馬公通鑑以魏為正統

原注本陳壽

朱子綱目

以蜀漢為正統

原注本習鑿齒

然稽於天文則熒惑守心魏

文帝殂而吳蜀無他此黃權對魏明帝之言也若

可以魏為正矣月犯心大星王者惡之漢昭烈殂

而魏吳無他

案此論本唐庚三國雜事上篇

權將何辭以對

何云宋書天文志曰案三國史

並無熒惑守心之文黃初六年五月十六日壬戌熒惑入太微至二十七日癸酉乃出宜是入太微全云此亦扶漢之言耳其後月三犯心大星而魏

明帝殂吳蜀無他災祲逆行而吳主殂蜀魏無他總之均稱帝王亦均應天象耳○元圻案三國志蜀黃權傳注蜀記曰魏明帝問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爲正對曰當以天文爲正往者災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吳蜀二主平安此其徵也魏文帝紀黃初四年三月月犯心中央大星晉書天文志占曰心爲天王位王者惡之昭烈以是年四月殂於永安宮余兄靜軒先生曰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卜以爲楚昭當之是以日爲楚昭也豈正統在楚乎專諸刺王僚白虹貫日是以日爲吳僚也豈正統在吳乎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偶中者有之可盡信乎蕭山王穀陸曰宋藝祖以受禪開基通鑑自不得以魏爲篡高宗以宗枝再造綱目自不得以蜀爲僞讀二書者當論其世

邵公濟

名博康節之孫

謁武侯廟文云公昔高卧隱然一龍鬼

蜮亂世其誰可從惟明將軍漢氏之宗相挽以起

意氣所同欲持尺箠盡逐姦雄天未悔禍世豈能

容

何云世豈能容似人不能容武侯矣詞不達意老生語何足疏錄

惟史臣壽姦言非公惟

大夫周誤國非忠廟食故里羞此南充置公左右

不堪僕童我實鄙之築公之宮春秋之法孰敢不

恭俾千萬年仰其高風

原注陳壽譙周皆巴郡人今果州陸務觀籌策驛詩運籌陳迹故依然想見旌

旗駐道邊一等人開管城子不堪譙叟作降膝公濟之文蓋果州作何云詩欲兼具勸懲至此二事豈復可以對言放翁之意卑矣且諸降鄧艾周爲之勸其書則卻正所造也閣按降膝實出卻正之手方樸山云降膝出卻正而定議乞降者譙周也○元圻案蜀卻正傳景耀六年後主從譙周之計遣使請降於鄧艾其書正所造也

君子小人之壽夭可以占世道之否泰諸葛孔明止

五十四法孝直纔四十五龐士元僅三十六而年

過七十者乃奉書乞降之譙周也天果厭漢德哉

何云溫庭筠五丈原落句云象牀寶帳無言語從此譙周是老臣蓋亦憾天道之不可知也集證世說注引華陽國志云龐士元卒年三十八杭氏諸

史然疑唐子西文錄謂龐德公以孔明爲卧龍以士元爲鳳雛則士元之齒當少於孔明孔明卒時年五十四而士元先卒二十有二年則士元物故尚

未三十也此說魏鶴山採入經外雜鈔蓋未審讀統傳也傳明云統死時年三十六先主拜統父爲議郎亮親爲之拜則亮實以兄事之○元圻案三國

志蜀法正傳正字孝直右扶風郿人昭烈取蜀實用其策昭烈立爲漢中王以正爲尚書令護軍將軍明年卒時年四十五昭烈征孫權敗績孔明歎曰

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又龐統傳統字士元襄陽人諸葛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親待亞於亮統隨入蜀進圍雒縣統率眾攻城為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又譙周傳周曰昔孔子七十二劉向揚雄七十一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幾孔子遺風可與劉向揚雄同軌恐不出後歲必便長逝唐子西說頗近理然孔明拜士元父未足為齒少之證魯肅謂呂蒙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遂拜蒙母結友而別是齒長亦有拜友父母之禮譙周之孫登仕晉死梓潼之難可謂克盡先人之愆

諸葛武侯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

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

原注太平御覽

引要覽云見四百六卷集證隋志儒家要覽十卷晉郡儒林祭酒呂諫撰唐志五卷今佚

武侯不用魏延之計非短於將畧也在易師之上六

曰小人勿用

何云魏延雖雄猛不可專任且蜀兵少分則不可以臨敵矣若得韓信又已定關中固當別有用奇之時○元

圻案蜀魏延傳注魏略曰夏侯楙為安西將軍鎮長安亮與羣下計議延曰夏侯楙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船而逃走橫門以開與散民之粟足周食也比東方相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

則一舉而成。賜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故不用延計。諸葛傳附載陳壽奏上亮集表曰。亮才於治戎為最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下書佐得捷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將畧非其所長。史通云。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蓋即謂此。

三國魏有篡弒。吳有廢立。皆受制強臣。蜀漢未亡之前。庸主尸位而國無內憂。昭烈武侯之規模遠矣。

閔按後主禪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又華陽國志云。諸葛亮卒。後主至素服發哀三日。李邕上疏比之呂霍。後主怒。下獄誅之。此豈他庸主所能及。其毫髮。○元圻案魏司馬師廢齊王芳而立高貴鄉公髦。司馬昭弒高貴鄉公而立常道鄉公璜。至司馬炎廢陳留王奐而自立吳孫琳廢亮為會稽王。迎立琅邪王休。濮陽興張布廢休太子章而立孫皓。呂成公史說曰。諸葛亮治蜀規模死後猶足以維繫二十年。以劉禪之庸而蜀不亂。只緣當初收拾得人才在。故亮死後蔣琬代之。琬之後董允代之。允之後費禪代之。皆是賢者。此亮之規模有以維持之也。

水經注引武侯與步騭書曰。僕前軍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馬豕在武功東十餘里。有高勢攻之。

不便是以留耳武侯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水長攻琰營臣作竹橋越水射之橋成馳去

以上水經十八卷渭水又東逕武功縣北注文

此可以裨武侯傳之

闕晦翁欲傳末畧載瞻及子尚死節事

何云此謂南軒所論武侯傳

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南軒不以爲然以爲瞻任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可謂不克肖矣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子瞻嗣爵以微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其事不足法也此論甚精

案此朱子答何叔京書語見文集○問按張南軒有

諸葛武侯傳一卷何云思遠于景耀四年以尚書僕射軍師將軍行都護衛將軍事與董厥並平尚書事至六年冬國遂亡其任事未久而董厥問宇

位皆在其上所謂任將相者恐未悉當時勢也姜維畧言之而後主不納
遂踐沓中思遠少爲主婿亦蜀之宮之奇也能必入乎武侯之克肖固難吾
所惜於思遠入歲失怙未更軍旅不知主客殊勢失在以宿斬不習戰之兵
撥旣入死地之強寇旣不早納黃崇之言又不能憑城持重以挫其鋒一敗
塗地國勢崩解有如干寶之云又云崇屢勸瞻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
方樸山云畢竟朱子所見爲是南軒兵敗之言絕不爲乃翁地乎全云
賄翁以下當另爲一條○元圻案水經注十七陽溪水上承斜水自斜谷分
注岷陽溪北屈陳倉入渭故諸葛亮與兄瑾書曰有綏陽小谷雖山崖絕險
溪水縱橫難用行軍昔還候往來要道通入今使前軍斫治此道以向陳倉
足以振連賊勢使不得分兵東行也又二十七亮與兄瑾書云前趙子龍退
軍燒壞赤崖以北開道緣谷百餘里其間梁一頭入山腹其一頭立柱於水
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強也又云頃大水暴出赤崖以南
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鄧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探崖與伯
苗相聞而已亦武侯逸事也諸葛瞻傳瞻子思遠景耀六年冬鄧艾自陰
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亭住前鋒破退還住綿竹艾遣書誘瞻曰
若降者必表爲琅邪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瞻長子尚與瞻俱沒
千寶曰諸葛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內不改父
之志忠孝存焉蜀黃權傳權留蜀子崇隨諸葛瞻拒鄧艾到涪縣屢勸瞻
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朱子曰欽夫之論乃是以春秋責備賢者
之法責之於瞻不薄矣華陽國志曰姜維惡結恣擅啓後主欲殺之後主
曰瞻起走小人耳若何足介意維見結枝附華連懼於失言遲詞而出後主
飭貽詣維陳謝維說貽求沓中種麥以避內難

昭烈謂武侯之才十倍曹丕以丕之盛終身不敢議

蜀也司馬懿畏蜀如虎非武侯之敵史通曲筆云陸

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又云蜀老猶存知葛亮之

多枉然則武侯事蹟湮沒多矣元圻案諸葛傳建興九年亮

馬直王尋亮於南城登山據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

何直王病之傳又云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于成都屬以後事

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陸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父

抗吳亡入晉事迹具晉書本傳隋書經籍志古史類晉紀四卷陸機撰唐

書藝文志雜傳記類郭冲諸葛亮隱沒五事一卷惜乎其書不傳

八陣圖薛士龍曰圖之可見者三一在沔陽之高平

舊壘一在新都之八陣鄉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

灘水上蔡季通曰一在魚復石蹟迄今如故一在

廣都土壘今殘破不可考

元圻案玉海一百四十二兵制陣法門薛氏曰圖之可見者一在沔陽之

高平舊壘注郡縣志在興元府西縣東南十里武侯壘石門爲圖一在初都
之八陣鄉注郡縣志在城郊府西縣北十九里寰宇記在縣北三十里關牟
鎮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注洞當中黃龍騰鳥飛折衝虎翼握機衝
陣之法本諸侯方圓壯街方置車倫雁行之制又蔡氏曰八陣圖有二一
在魚復云云成都圖經云八陣有三在夔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在彌牟者
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在碁盤市者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興元志
西縣亦有之則八陣圖有四杜詩箋嘉話錄云王武子曾爲夔州之西市
俯臨江岸沙石下看八陣圖箕張翼舒鸞形鶴勢象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
大時巴蜀雪消之際大樹十圍枯槎百丈破礧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
齊雪奔山裂聚石爲堆者斷可知也及乎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態唯陣圖
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垂六百年劉禹錫曰是諸葛公誠明一心
爲元德效死況此法出六韜是太公上智之材所構自有此法惟孔明行之
所以神明保持一定而不可改也高似孫子略一附武侯八陣圖似孫曰
八陣圖在沔陽者鄭道元水經注以爲傾而難識矣在新都者峙土爲魁植
以江石四門二首六十四魁入八成行兩陣並峙周凡四百七十二步魁百
有三十在魚復者隨江布勢填石爲規前障壁門後倚却月縱入橫入魁閒
二丈內面假月九六鱗差在自岷來奔怒湍激驚雷迅馬不足以敵其雄也
徒華變滄不足以窮其力也磊磊斯石載載載椿知幾何年曾不一灰是非
天所愛神所敝者歟

君子其潛如龍非迅雷烈風不起其翔如鳳非醴泉

甘露不食司馬德操諸葛孔明俱隱於耕稼而仕

止殊魏元成徐鴻客俱隱於黃冠而出處異如用

之易地則皆然元圻案龐統傳穎川司馬徽有知人鑒統弱冠見徽

之注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為卧龍龐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為水鏡皆龐德

公語也宋習鑿齒襄陽耆舊傳後漢龐德公襄陽人居硯山之前未嘗入

城府躬耕田里諸葛孔明每至公家獨拜公於牀下公殊不恥小節隋末為

少德公十歲以兄事之劉肅大唐新語曰魏徵有大志不恥小節隋末為

道士初仕李密密敗歸國唐大行人對開錄道士徐鴻客上經天緯地

策一篇於李密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詣江都執取獨

夫號令天下密心異其言以書招之鴻客晦昧林野莫知所之文苑英華

六百八十八載李密招徐鴻客書云贊我興運今也其時引領瞻望拂席相

待

鄧艾取蜀行險以微幸閻伯才無考陰平橋詩云魚貫

羸師堪坐縛爾時可歎蜀無人何云鄧艾之深入固曰微

不愈類此方樸山云李特已言之老泉亦云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

以坐縛○元圻案蜀鄧艾傳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又糧運將

困頓於危殆艾以禮自裹撫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
由蜀將馬超降老泉語見權書心術篇陸放翁望劍閣感蜀亡事詩云
自昔英雄有屈信危機變化亦茲巡陰平窮寇非難禦如此江山坐付人亦
閻伯才之意

張文潛梁父吟曰永安受詔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
意渭上空張復漢旂蜀民已哭歸師至堂堂入陣
竟何爲長安不見漢官儀鄧艾老翁誇至計譙周
鼠子辨興衰其言悲壯感慨蜀漢始終盡於此矣
說齋云人心思漢王郎假之而有餘人心去漢孔

明扶之而不足

全云書中再引說齋此語豈徒歲季漢也痛崖山耳○元圻案鄧艾傳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

諸君賴遺某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
兒也與某相值故窮耳音書段灼傳灼上疏追理鄧艾曰七十老公反欲
何求蜀譙周傳鄧已入陰平後主使羣臣會議周上書曰易曰亢之爲言
知得而不知喪知有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言
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堯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
尚未萌而迎授與人況禍已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而痛衛璧而歸武王

豈所樂哉不得已也於是遂從周策唐呂溫武侯廟記曰夫民無歸德以爲歸德則思慮則忘其思也不可使忘其忘也不可使思當漢道方休哀平無政王莽乃欲憑威竄造符命湯之以威動之以神使人忘漢不可得也及高光舊德與世衰遠桓靈流毒在人骨髓武族乃欲開興國振絕緒論之以本臨之以忠使人思漢卒亦不可得也設齋之論蓋本於此宋史紀事本末端宗景炎三年四月帝崩年十一陸秀夫與衆共立衛王年八歲矣帝遷居新會之崖山崖山在新會縣南八十里鉅海中張世傑以爲天險可扼以自固帝昀祥興二年正月元張宏範至崖山或謂張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往據之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乃焚行朝草市結大船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艚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爲死計人皆危之崖山北淺舟膠不可進宏範繇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奇兵斷官軍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宏範乃載茅茨沃以膏油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募宏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元軍中宏範三使韓招世傑世傑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宏範乃命文天祥爲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乎固命之天祥書所遇零丁洋詩與之其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宏範復遣人語崖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歿汝復欲何爲上民亦無叛者宏範以舟師據海口世傑兵士茹乾糧渴海水飲之水鹹欲即嘔泄兵士大困二月宏範乃四分其軍合諸將曰宋舟西離崖山朝至必東急攻之世傑南北受敵兵疲不能復戰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元軍滿中軍會日暮風雨皆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遣小舟至帝所欲帝

至其舟中秀夫恐來舟不得免或被俘辱執不肯赴秀夫因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爲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同滿帝年九歲世傑葬之海濱世傑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風濤愈甚世傑墮水溺死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魏文喜躍於爲嗣之初大饗於憂服之中不但以位爲樂而已其慕漢也哆然

自以爲舜禹可以欺天下乎

原注曹植拜先君墓與友人宴於松栢之下爲詩云樂至憂復

來又云可不及娛情其末流至於阮籍禮法之亡自魏文兄弟始○元圻案魏辛毗傳注世語曰毗女惡英適太常泰山羊耽外甥夏侯湛爲其傳曰英聰明有才鑒初文帝與陳思王爭爲太子旣而文帝得立抱毗頸而喜曰辛君知我喜否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氏其不昌乎魏文紀建安二十五年改爲延康元年七月軍次于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百姓于邑東注魏書曰設伎樂百戲孫盛曰處莫重之哀而設饗宴之樂居貽厥之始而墜王化之基及至受禪顯納二女忘其至恤以誣先聖之典天心喪矣將何以終是以知王齡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魏文紀注魏氏春秋曰帝升壇禪畢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晉傳元

武帝泰始元年上疏

曰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

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

見音書本傳

然則放曠之風魏文

實倡之程子謂東漢之士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

禮遂至苦節

蓋指黨錮諸人也

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

為曠蕩愚謂東都之季或附曹羣亡漢荃蕙化為

茅矣苦節之士安在哉傳元之言得之

何云或以爭九錫建國自殺豈

可擿之附曹之列南宋人有持論太峻而反使亂臣賊子法無可加者此類是也然其病皆生於讀書不詳考本末 閻按竊以鍾皓之孫餘亦然○元圻案程氏遺書十八劉元承記伊川語曰泰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與錮其獎必尚寬德崇經術之士故儒者多宗經師古識義理者眾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祖繼起不得不褒尚名節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為曠蕩向虛無而無禮法禮法既亡與夷狄無異故五胡亂華夷狄之亂已甚必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一天下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間雖號治平然三綱不正無君臣父子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君不君臣不臣故滿朝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註云因問十世可知遂推此數端 唐柳冕與韓愈書曰後漢

甚矣此等之說大自親
開元三治而得謂君不君臣不臣

尚章句師其傳習故其人守名節義門謂厚齋持論太峻非也案三國志荀彧傳注世之論者多譏或協規魏氏以傾漢祚君臣易位實彧之由雖晚節立異無救運移功既違義識亦疚焉是劉宋以前已有此論或之初見魏武也魏武大悅曰吾之子房是魏武固以漢高自居而彧之說魏武亦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固根本以制天下兗州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又曰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耳此豈純于為漢者即其勦操奉迎獻帝不過曰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耳管仲有尊周室之功其實亦扶天子以令諸侯假大義以強齊國或蓋欲為管仲者也惜所事非桓公耳及代漢之勢已成始阻九錫之議以為君子愛人以德譬猶教孫升木為虎添翼而後制之豈可及哉或能擇人而事委身昭烈協心孔明則漢室可興不負王佐才之阻矣

律章句馬鄭諸儒十有餘家魏明帝詔但用鄭氏章

句

事見晉書刑法志

范蜀公

策問見宋文鑑一百二十四

曰律之例有八以准

皆各其及即若若春秋之凡

集證律疏以者與真犯同准者與真犯有間皆者不分首從一

等科罪各者彼此各同科此罪其者變於先意及者事情連後即者意盡而復明若者文雖殊而會上意

宋莒公

名庠封莒國公

曰

應從而違堪供而闕此六經之亞文也

闕按朱子解曰謂子不從父不

義之命及力所不能養者古人皆不以不孝生之義當從而不能力可供而不供然後坐以不孝之罪○元圻案通鑑魏明帝紀太和三年初魏文侯師李憚著法經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蕭何定漢律益爲九篇後稍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餘篇決事比九百六卷世有增損錯糅無常後人各爲章句馬鄭諸儒十有餘家以至於魏所當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餘言覽者蓋難帝乃詔但用鄭氏章句又詔陳羣劉劭等刪約漢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十餘篇於正令九篇爲增於旁章科令爲省矣 法家書之存於今者惟唐律爲最古周顯德中竇儀因之作刑統 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上謂宗袞嘗言律云可從而違堪供而闕亞六經之文也 宗袞謂宋呂公也謝朓謂謝安爲宗袞

魏以不仁得國而司馬氏父子世執其柄然節義之臣罄巨姦之鉅若王凌以壽春欲誅懿而不克文欽母邱儉以淮南欲誅師而不遂諸葛誕又以壽春欲誅昭而不成千載猶有生氣魏爲有臣矣鄭漁仲謂晉史黨晉凡忠於魏者爲叛臣齊史黨齊凡忠於宋者爲逆黨史通亦云古之書事也令亂

諸葛恪

恪字元遜
瑾之子

傳注虞喜志林曰況長寧以為君子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又曰往聞長寧之甄文偉

原注

亦見

文偉謂費禕也長寧未詳其人蓋蜀人也廣韻

四十一

引何氏姓苑有況姓廬江人

元圻案吳諸葛恪
傳注志林曰初權

病篤召恪輔政臨去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答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舍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虞喜曰昔魏人伐蜀蜀人禦之士馬振甲羽檄交馳費禕時為元帥與來敏圍棋意無厭倦敏臨別謂禕君必能辦賊者也況長寧以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且蜀為漢南之國而方向大略所規所圖唯守與戰何可矜已有餘晏然無戚斯乃性之寬簡不防細微卒為降人郭脩所害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成於此哉往聞長寧之甄文偉今觀元遜之遜呂侯二事體同故竝而載之可以鏡機於後永為世鑒晉書儒林傳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喜少力操行屢徵不起專心經傳為志林三十篇唐藝文志何承天姓苑十卷

嚴峻之遜呂蒙有鄭子皮之風

事見襄公三十年

陸遜之薦淳

于式有晉祁奚之風

事見襄公二十一年

吳安得不興乎

元圻案吳嚴峻

傳駿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學善詩書三禮又好說文張昭進之於孫權以爲騎都尉從事中郎及魯肅卒權以駿代肅督兵駿前後固辭樸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咎悔必至發言慷慨至于流涕權乃聽焉呂蒙傳肅軍人馬勇餘盡以屬蒙陸遜傳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人民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還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

孫堅與策皆以輕敵隕其身權出合肥之圍亦幸而

免

元圻案堅單馬行皖山爲黃祖軍士所射殺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小

子與客亡匿江邊策單騎出卒遇客爲客所害俱見本傳孫權傳權征合肥未下微軍還兵皆就路權與凌統甘寧等在津北爲張遼所襲權乘駿馬越橋得去

孫休之遣李衡有高帝之度其討孫綝有叔孫昭子

之斷

事見昭公五年

吳之賢君也

全云其後亦一庸主耳○元圻案孫休傳永安二年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

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鈞斬袪在君爲君遣衡還郡勿令自疑又休聞綝逆謀隱與張布圖計十二月戊辰臘百僚朝賀公卿升殿詔武士縛綝即日伏誅休綝所立也漢高祖赦季布見漢書本傳

孫峻薦諸葛恪可付大事而恪終死於峻之手易曰

孫劉孫之優劣於此可見
何云於時吳之舊德盡
矣權之恃尤在和勳交
構之會耳○元圻案諸葛恪傳注吳書曰權寢疾議所付託孫峻表恪器任
輔政可付大事權嫌恪剛狠自用峻以當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徵恪
見卧內受詔床下傳曰恪大發州郡二十萬眾閉新城攻守連月城不拔恪
恥城不下忿形於色由此眾咸失望怨憤與吳孫峻因民之多怨憤欲為
變與亮謀置酒請恪酒數行亮還內峻起如廁出曰有詔收恪恪驚起拔劍
未得而峻刀交下

比之无首無所終也漢昭烈託孤於孔明而權乃

託孤於恪劉孫之優劣於此可見

○元圻案諸葛恪傳注吳書曰權寢疾議所付託孫峻表恪器任

輔政可付大事權嫌恪剛狠自用峻以當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徵恪
見卧內受詔床下傳曰恪大發州郡二十萬眾閉新城攻守連月城不拔恪
恥城不下忿形於色由此眾咸失望怨憤與吳孫峻因民之多怨憤欲為
變與亮謀置酒請恪酒數行亮還內峻起如廁出曰有詔收恪恪驚起拔劍
未得而峻刀交下

吳築淦塘赤烏十三年晉兵出涂中武帝紀涂音除廣韻涂直魚切集韻音除水名與滁同

即六合瓦梁堰水曰滁河案九域志吳州六合縣楚之堂邑也堂邑涂塘即此今名瓦梁河

南唐於滁水上立清流關原注或以涂塘音塗誤也元和郡縣志滁

州即涂中集證王氏地理通釋薛氏曰滁和州六合間有涂塘吳赤烏中遣兵十萬斬涂作塘南唐於滁水上立清流關瓦梁堰有

東西瓦梁城晉置秦郡治六合瓦梁堰即涂塘也晉書武帝紀瑯琊王伯

出涂中○元圻案滁州屬淮南道今元和郡縣志二十四卷全缺此條可

楚莫敖狂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

此桓十二年左傳文

諸葛恪東

關之勝亦以此敗其失在於自用

元圻案魏齊王芳紀嘉平四年詔征南大將軍

王昶征吳十二月吳大將軍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不利而還恪傳恪遂有輕敵之心明年春復出軍圍新城連月不拔孫峻因民之多怨遂殺恪

史通

雜說

云晉史所采多小書若語林

晉裴啓

世說

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

搜神記

晉干寶撰

幽明錄

劉義慶撰

是也曹干兩紀孫檀二陽秋

皆不之取其中所載美事遺畧甚多

原注曹嘉之于寶晉紀孫盛檀道鸞晉陽

秋○案知幾自注云劉遺民曾撰告于檀氏春秋有傳至於今晉書則了無其名

又論贊

云唐修晉書作

者皆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晁子止亦謂晉史

叢冗最甚

集證舊唐書房元齡傳貞觀十八年元齡與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於是奏請許敬宗來齊陸元士劉子翼令狐德棻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述以臧榮緒晉書爲主然史官多文詠之士好採碎事競爲綺覈○元圻案晁公武讀書志曰歷代之史准晉叢冗

義府薛元超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述以臧榮緒晉書爲主然史官多文詠之士好採碎事競爲綺覈○元圻案晁公武讀書志曰歷代之史准晉叢冗

最甚可以無說然其多采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詭異謬妄之言至於取沈約之說誣元帝為牛氏之子之類亦不可不辨

李華

作蕭穎士集序

云君謂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音

干寶著論近王化根源

原注謂晉紀論

以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元圻案文選干寶著紀總論曰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王化始於閭門干寶述文王脩舊德而惟新其命繼及妃后躬行四教化天下以婦道蓋隱痛晉之亂由賈后始也故蕭穎士謂近王化根源文選注河法盛晉書曰干寶字令升新蔡人始以尚書郎領國史撰晉紀起宣帝迄愍五十二年評論切中咸稱善之唐書文藝傳李華字遐叔趙州贊皇人累中進士宏辭科華文詞縣麗少宏傑氣矜士健爽自肆時謂不及而華自疑過之

放翁豐城劍賦謂吳亡而氣猶見其應晉室之南遷

愚謂豐城二劍事出雷次宗豫章記所謂孔章者

即雷煥也蓋次宗之族此劉知幾

史通雜說篇

所云莊子

鮒魚之對賈生服鳥之辭施於寓言則可求諸實

錄則否而唐史官之撰晉史者取之後人因而信之誤矣顏師古注漢書凡撰述方志新異穿鑿者皆不錄注史猶不取況作史乎

原注豫章記見藝文類聚○元圻案莊子外物篇車

轍有鮒魚曰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我且激西江之水而活子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吾常得升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魚之肆文選賈誼鴈鳥賦鴈乃嘆息舉首奮翼曰不能言請對以臆顏師古漢書敘例曰汎說非當燕辭競逐苟出異端徒為煩冗祗穢篇籍並無取焉晉書張華傳載劍事與豫章記同

晉元帝為牛氏子其說始於沈約而魏收島夷傳因

之唐正觀史官脩晉書亦取焉王劭謂沈約喜造

奇說以誣前代劉知幾亦以為非而致堂

讀史筆見

乃謂

元帝冒姓司馬過矣

何云休文晉書雖不傳而宋書符瑞志中尚存此說○元圻案宋書符瑞志宣帝有龍將

牛金屋有功宣帝作兩口樽一盛毒酒一盛善酒自飲善酒而與金飲之即龍景帝曰金名將可大用云何害之宣帝曰汝忘石鼎言

牛氏元帝

母夏后妃與琅邪國小史牛金私通而生元帝魏書解晉司馬叡傳叡字景文晉將牛金子也初晉宣帝生琅邪武王伋仙生恭王觀觀妃夏后氏字緡環與金姦通遂生叡晉書后妃傳贊曰呂姜變麻黃姬化芊石文遠者金行潛徙蓋隱指此事史通採撰篇曰沈氏著書好誣先代於晉則故造奇說在宋則多出訪言前史所載已謬其謬矣而魏收黨附北朝尤苦南國承其詭妄重加誣語遂云司馬叡出於牛金劉駿上淫路氏自註云王劭曰沈約晉書造奇說云琅邪國姓牛者與夏后妃私通生中宗因遠敘宣帝以毒酒殺牛金符謹其狀收因此乃云司馬叡晉將牛金子也宋孝王曰收以獻為金子計其年全不相干舊唐書元行沖傳曰初魏明帝時河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後之象魏收舊史以為晉元帝是牛氏之子冒姓司馬以應石文行沖推尋事迹以後魏昭成帝名繼繼晉受命考校詭譎者論以明之

演蕃露云晉郭展為太僕留心於養生而廐馬充多

潘尼為太僕箴敘列其事皆推養生而致之於馬

今按郭展事見晉諸公贊潘尼為乘輿箴見晉書

非太僕箴也蓋誤以二事為一

全云演蕃露程大昌撰集

晉秘書監傅暢撰御覽一百三十職官部引晉諸公贊曰郭展為太僕留心於養生是以廐馬充多其後征吳得以濟事○元圻案演蕃露四術文秉

此也。凡為人上而存心審當則遇事無不曲至畜牧王末事亦遂賴此心以之。李思故馬亦審庶也。此由末觀本之論也。晉郭曼為太僕云云。晉書潘尼傳。尼字正叔。岳從子。補尚書郎。轉著作郎。為乘輿儀其辭曰。王者孜孜於得人。汲汲於聞過。雖廷爭而折猶將祈請而求焉。至於箴規諫之順者。曷為獨闕之哉。當試擬而述之。不敢斥至尊之號。故以乘輿目篇。箴中無序列郭展事。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演繁露十六卷。續演繁露六卷。宋程大昌撰。紹興中春秋繁露初出其本不完。大昌辨其為偽。乃自為一編。擬之而名之。以演繁露名物典故。考證詳明。實有資於小學。潘尼乘輿箴亦藝文類聚十一。

后妃傳贊持尺威帝。庾亮傳論牙尺垂訓。帝深念於

負芒。按殷芸小說。晉成帝時。庾后臨朝。諸庾誅南

頓王宗。帝問南頓何在。答曰。黨峻作賊已誅。帝知

非黨。曰。言舅作賊。當復云何。庾后以牙尺打帝頭

云。兒何以作爾語。帝無言。惟張目熟視。諸庾甚懼。

元圻案。明穆庾皇后傳。后性仁惠。美姿儀。元帝聘為太子妃。明帝即位。立為皇后。成帝即位。羣臣奏天子幼冲。宜依漢和帝皇后故事。辭讓數四。不得已。

而臨朝攝萬機后兄中書令亮嘗詔命及蘇峻作逆京都傾覆后以憂助贊
曰援筆廢王持尺威帝契濶終罹殷憂以斃庾亮傳亮字元規明穆皇后
之兄也明帝疾篤亮受遺詔輔幼主太后臨朝政事一決於亮會南頓王宗
復謀廢執政亮殺宗而廢宗兄義宗帝室近屬某國族元老又先帝保傅天
下咸以亮翦削宗室史臣曰亮智小謀大昧經邦之遠圖才高譴寡閑安國
之長筭瑋尋見誅物議稱其拔本尺牙垂訓帝深念於負芒梁書殷芸傳
芸字灌蔬陳郡長平人性倜儻不拘細行然不妄交遊門無雜賓勵精勤學
博洽羣書官秘書監司徒左長史隋志小說十卷梁武帝勅安石長史殷
芸撰陳振孫曰郎卿書曰云或題劉餗非也今此書首題秦漢魏晉宋諸帝
注云齊殷芸撰則非劉餗明矣故其敘事止宋初蓋於諸史傳記中鈔集或
稱商芸者宜祖廟未祧時避諱也

阮嗣宗蘇門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

不見陰光代爲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

俯仰閒貧賤何必終

案阮籍詩見魏晉春秋三國志王粲傳注引之

其有感於師

昭之際乎然勸進之作焉能追春秋之誅

何云勸進者自鄭冲

若嗣宗代草尚未可指之亂賊也畏禍操筆不得爲大丈夫耳○元圻案三國志阮籍附見王粲傳注曰籍字嗣宗魏氏春秋曰籍少時嘗遊蘇門山蘇

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爲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嘗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消頽響亮蘇門生追酬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蕭然若鶩鳳之音焉至是籍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云云又歎曰天地解令六合開星辰限今日月頽我騰而上將何懷文選阮籍爲鄭冲勸晉王陵注滅榮緒晉書曰鄭冲字文和位至太傅又曰魏帝封晉太祖爲晉公進位相國備禮九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校皆詣府勸進籍爲其辭

反鏡索照出夏侯湛抵疑湛贊閔子騫云聖既擬天

賢亦希聖周子前已有此語矣

問本云元板前字上無周子二字集證藝文類聚孝類

戴夏侯湛閔子騫贊云聖既擬天賢亦希聖然然子騫立體忠正千祿辭親事親盡敬勉心景迹羅辭流詠○元析案晉書夏侯湛傳湛字孝若譙國人也幼有盛才文章宏富泰始中拜郎中累年不調乃作抵疑以自廣其辭曰子不嫌僕德之不劬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照登木而下鈞

東坡謂劉壯輿曰陶威公忠義之節橫秋霜而貫白

日晉史書折翼事豈有是乎

系壯輿名義仲筠州人秘書丞恕之子也宋史附見恕傳陳

忠肅

名璣字瑩中

亦曰陶公被誣以晉之刑政不行於庾

蓋此書出於此論在當時
王公大臣雖多中其意者
陶成之志謂為原亮溫嶠
注語抑殊未敢信於世所傳
此書在宋真宗上

元規也元規以筆札啗王隱折翼化鶴之事隱與

杜延業共為之也

全云折翼之說誠然蘇峻之難或前或却則不及溫忠武遠甚晉史固譏東坡公亦過許也

如陶公只是第二流人物○元圻案晉書陶侃傳侃字士行本鄱陽人也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王敦平遷都督荆雍益梁州諸軍事蘇峻作逆京都不守侃子熙為賊所害溫嶠要侃同赴朝廷初明帝崩侃不在顧命之列深以為恨答嶠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固請之因推為盟主侃乃遣督護樊登率眾赴嶠而又追迴嶠以峻殺其子重遣書以激怒之侃妻樊氏亦固勸自行於是便戎服登舟星言兼邁瞻喪至不臨五月與溫嶠庾亮俱會石頭諸軍與峻戰陳陵東侃督護竟陵太守李陽部將彭世斬峻於陣初庾亮少有高名以明穆皇后之兄受顧命之重蘇峻之亂職亮是由及石頭平侃侃致討亮用溫嶠謀詣侃拜謝侃遽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拜大將軍勿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上表因讓咸和七年疾篤又上表遜位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聖朝歷世殊恩陛下府鑒寵靈彌泰有始必終自古而然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當復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尚富餘寇未誅山陵未反所以憤慨兼懷不能已已猶謂大馬之齒尚可小延欲為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季龍是以遺母邱與於巴東授桓宣於襄陽良圖未敘於此長乖此方之任內外之要願陛下速選臣代使必得良才奉宣王猷遵成臣志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嘉時年七十六榮諡曰桓梅陶與曹徽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如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或云侃妻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闕者以杖擊之因

陸地折其左翼及都督入州據上流握疆兵潛有窺衛之志每思折翼之祥
自抑而止又庾亮傳先帝遺詔褒進大臣而陶侃祖約不在其列侃約疑亮
謂除遺詔並流怨言亮懼亂出溫濟為江州以為聲援蘇峻與祖約舉兵反
亮不能制有奔溫請推侃為盟主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是懼
史論曰幸溫吞舟免論昭憲是庾宗之大幸非晉政之不綱朱子文集二
十乞加封陶成公狀劉義仲所撰公贊曰晉太尉陶成公侃有大功於晉讀
其書凜凜乎若見其倡義於武昌破石頭斬蘇峻何其壯也東坡嘗為予言
成公忠義之節橫秋霜而貫白日晉史者折翼事豈有是乎且就其說考之
咸公夢生八翼登天門九重登其八開者以杖擊之墜地折左翼及握強兵
居上流潛有窺飲之志輒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心之所寓者為志神之所
寓者為夢何自而知其然哉晉書王隱傳隱字處叔陳郡陳留人也元帝
詔隱及郭璞令為晉史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于武昌
供其紙筆書乃得成杜延業晉書無傳唐書藝文志史部編年類杜延業
晉春秋畧二十卷

庾翼謂天公憤憤李文饒貨苑曰昔秦得金策謂之天

醉豈天之常醉哉吁為天者亦難矣詩云民今方

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

云憎是之謂知天原注天醉見張衡西京賦庾信哀江南賦集

證西京賦昔者天帝說秦穆公而觀之饗以鈞

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爲金策錫用此土而蕤諸鵠首注虞喜志林曰諺曰天
帝醉秦暴金誤隕石墜吳江南賦以鵠首而賜秦天何爲而此醉○元圻案
晉書天文志康帝建元二年歲星犯天關安西將軍庾翼與兄冰書曰歲星
犯天關占云關梁當分北來江東無他故江道亦不艱難而石季龍頻年再
閉關不通信使此復是天公憤憤無皂白之證也 李德裕字文饒著貨殖
論曰昔秦時得金策謂之天醉豈天之常醉哉故晉世推貴於錢神漢台不
慙於銅臭謂子文無兼日之積顏氏樂一瓢之飲晏平仲祀不掩豆公儀休
相以拔葵皆爲薄命之人矣

何曾荀顗之孝論者比之曾閔

案晉書何曾傳傳元著論稱曾及荀顗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

者其樹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日荀何

夫以孝事君則忠不忠於魏又

不忠於晉非孝也顗之罪浮於曾曾之驕奢禍止

及家顗之姦諛禍及天下

元圻案何曾傳曾字翹考陳國關夏人徵拜侍中時曹爽專政宣帝

稱疾曾亦謝病爽誅乃起視事魏帝之廢也曾預其謀焉武帝襲王位以曾爲晉丞相加侍中與裴秀王沈等勸進踐阼拜太尉進爵爲公性奢豪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子劾爲太宰驕奢商賈亦有父風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庶子遵遵子綏位至侍中尚書自以繼世名貴奢侈過度劉輿潘滔之於東海王越遂誅綏又荀顗傳顗字景倩魏太尉爽之第六子也咸熙中遷司空進爵鄉侯顗年踰耳順孝養蒸蒸以母憂去職毀幾滅性武帝踐阼

進爵爲公顯明三禮知朝廷大儀而無質直之操唯阿意苟合於苟易賈充之問初是太子將納妃顯上言賈充女姿德淑茂可以參選以此獲譏於世

山濤欲釋吳以爲外懼又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其深識遠慮非清談之流也顏延之於七賢不取山王

然我何足以比濤猶磬之於玉也

何云削山王是一時猶忿之辭全云強藉紹

以出仕則謬矣○元圻案通鑑晉武帝紀咸寧五年杜預表請伐吳帝許之僕射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以爲外懼豈非美乎晉書山濤傳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濤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竄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言文選五君詠沈約宋書曰顏延年領步兵嗜酒疎誕不能斟酌當時劉湛言于彭城王義康出爲永嘉太守延年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曰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詠阮籍曰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曰屢薦不入官一鹿乃出守詠劉伶曰始精已沈飲誰知非荒宴蓋自序也其一則向秀王戎傳戎字季子潞河人自輕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沉戶調門選而已性好興利每日執牙籌晝夜計算常若不足

康節邵子西晉吟有刀難剖公閭腹無木可梟元海

頭禍在夕陽亭一語上東門嘯浪悠悠攷之晉史

賈充納女以壬辰劉曜陷長安以丙子相去纔四

十五年姦臣孽女之敗國家吁可畏哉

原注近世賈妃之冊以壬辰而

宋之禍亦以丙子悲夫 閭按壬辰爲宋理宗紹定五年十二月朔進才人賈氏爲貴妃似道之姊也○元圻案賈充傳充字公闕父遠任愷進說請充鎮關中充自以爲失職將之鎮百僚餞于夕陽亭苟最私焉充以憂告最曰公國之幸輔而爲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罵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懷劉請行之俄而侍宴論太子婚事最因言充女才質令淑宜配儲宮而楊皇后及荀勗亦並稱之帝納其言旣而皇儲當婚遂不西行 晉書載記劉元海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成都王穎拜元海爲北單于遂攻寇蒲坂平陽皆陷之元海入都蒲子永嘉二年僭即皇帝位子聰遷懷帝於平陽從子曜陷長安愍帝出降 元海名淵唐避高祖諱故稱其字 載記石勒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闕上東門王衍見而奇之

江默云唐虞三代有疑赦而無大赦漢唐有大赦而

無郊赦故大赦始於春秋而郊赦始於五代江默字德功崇

安人愚謂晉王彪之答簡文云中興以來郊祀往往

有赦常謂非宜彪之字叔武彬次子語見本傳則郊赦東晉有之非始

於五代也集證案漢書文紀十五年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見五帝赦天

通鑑晉紀武帝大元八年秦兵既盛謝元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

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元不敢復言乃令張元

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與元圍棋賭墅案通鑑仍晉書謝安

本傳之文網目刪元不敢復言乃命張元重請二句則圍

棋為張元乎謝元乎世說雅量注引續晉陽秋曰與

兄子元圍棋然二元當如漢書敘臣勝臣夏侯勝

以姓別之開按綱目刪去二句則圍棋愈是謝元方攢山云妙○元

世宗皇帝之次子也謝安
甚於於唐才利便信之故也
但易孫也

注李奇曰同官同名故以姓別也

王導之孫謚授璽於桓元謝安之孫澹持冊於劉裕

閏按澹先已與此朱子所以歎嗣守之難也原注無忝乃祖

諸齋冊詣姑熟閏按兒子詠有辨一篇附注於此曰自昭明太子談讀陶命子詩其五章云桓桓長沙伊勲伊德其六章云肅矣我祖惠和千里於皇仁考淡焉虛止以祖與考繫於陶侃之下遂作淵明傳曰曾祖侃晉大司馬又曰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若以淵明高隱不出為承其先志也者不知其實不爾此詩第一章原陶姓出自唐昌於周二章隱於戰國顯於漢初功臣陶含三章含之子青為孝景丞相四章則言枝分派別直至晉有長沙公出五章實言長沙勲德六章方挽到自己已祖考細玩自明更參以贈長沙公詩序云長沙公於子為族族是一句祖同出大司馬昭穆既遠已為路人經過陽臨別贈此大司馬當作右司馬即漢高時功臣舍丞相有之父惟誤稱大司馬侃贈大司馬者也昭明認作侃以此為淵明曾祖果真出於侃此襲公爵者方為吾從祖昆弟之子豈得曰昭穆既遠已為路人哉詩云同源分流人易世疎慨然寤歎念茲厥初初正指在漢初而言且侃廬江尋陽人淵明尋陽郡柴桑人其址貫亦不同或曰陶氏家譜以侃為淵明祖按晉書陶潛列傳祖茂武昌太守與惠和千里之語合皆則侃十七子中之一子官散騎侍郎非太守也家譜多不足信余因援正史及所自著詩正之如此或曰朱子亦稱淵明無忝乃祖實於王謝後人子必苦辨之與近日傳占衡永初用

子辯謂陶十題甲子皆是百年不著晉號沈約李延壽說並非此古今傳陶
二段佳話一切將抹殺乎余曰占街有言史文本集歲月炳然前後可考陶
次嘉落隨意書年陶何必藉此為佳話乎余亦謂淵明自有祖何必藉侃而
後重也哉詠又曰按淵明孟府君傳君諱嘉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
女此豈稱其會祖之辭耶○元圻案王導傳導孫諡少有美名桓元將篡以
諡兼太保奉冊璽詣元元篡封武昌縣開國公謝安傳安孫潛少歷顯位
桓元篡位以潛兼太尉與王謐齋冊到姑熟元熙中為光祿大夫復兼太保
持節奉冊禪宋東坡書陶淡傳後曰淡字處靜侃之孫也父夏以無行被
廢陶士行諸子皆凶暴不得夏也而諸孫中乃有淡會孫中有潛淡高遠如
此近類得道與潛近親而潛無一言及之此又未喻也蓋亦深疑之朱子
歎嗣守之難可知南軒先生之論諸葛瞻未免過刻

桓元篡逆卞承之謂宗廟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

亂臣賊子祭及其祖可以長世乎斯言不當汗簡

牘

全云此甚言亂賊之悖耳不然新莽歷追華胄其不能長世亦與元等

○元圻案桓元傳元自以曾祖以上名位不顯故不欲序列且以王莽
九廟見譏于前世遂以一廟禘之郊廟齋二日而已秘書丞下承之曰祭不
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也胡致堂讀史管見曰卞承之言所謂不能三年
而祭總功何輕重之勿審歟

晉史忠義傳可削者三人韋忠不見裴頠辭張華之
辟初節亦足稱矣而仕於劉聰爲之討羌而死非
爲晉死也謂之忠義可乎王育仕於劉淵劉敏元
仕於劉曜舍順從逆皆失節者也忠義安在哉唐
之修晉史也許敬宗李義府與秉筆焉是烏知蘭
艾鸞臬之辨全云譙登應傳而不傳此晉史之所以謬也○元珣案忠義章忠傳忠字子節年十二喪父裴秀弔之哀慟感人歸而命子願造焉託行不見頠爲僕射數言之張璠率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茂先華而不實裴頠怨而無厭秦與禮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
夫所宜行耶後仕劉聰爲平羌校尉討叛羌矢盡不屈死又王育傳育字伯
春劉元海之爲北單于有說頠曰元海今去育請爲殿下促之不然懼不至
也頠然之以育爲破虜將軍元海遂拘之其後以爲太傅又劉敏元傳敏元
字道光永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隨行爲盜所劫敏元請以身
代盜曰義士也犯之害義乃俱免之後仕劉曜爲中書侍郎太尉長史

陶淵明讀史述夷齊云天人革命絕景窮居述箕子

云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先儒謂食薇飲水之言銜

木填海之喻案淵明擬古詩云饑食首陽薇渴飲易水至深痛

切讀者不之察爾顏延年誅淵明曰有晉徵士見誄

文選案李善注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延之為始安郡道經尋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達昏及淵明卒延之為誄極其思致與通鑑綱

目所書同一意案朱子綱目於宋元嘉四年十一月書晉徵士陶潛卒南史立傳非也

何云卒於宋代南史何嫌立傳管幼安不以魏志有傳貶其高○元圻案真西山跋黃蘗南坡陶詩曰淵明眷眷王室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

得為故肥遯以自絕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者希之

察爾錢氏大斯曰淵明卒於宋時晉中興書必未立傳宋書入之歷選著其不仕之節深得微顯關幽之意若依後儒議論則前史既未有傳新史又

不可傳必終於湮沒無稱豈通論乎又曰淵明立傳功於沈休文宋書南史持因其舊耳

策扶老以流憩歸去來辭謂扶老藤也見後漢蔡順傳注元

案後漢書周璜傳同郡蔡順字君仲亦以至孝稱注汝南先賢傳曰蔡順事母至孝并枯槁朽在母生年上而順憂不敢理之儀爾有扶老藤生於之遂

莫能主向史孔程瑤等作
孔瑤亦避高宗諱名

堅固焉爾雅釋木柎橫注腫節可以為杖陸機草木疏柎橫節中虛可
引杖以扶老今靈壽杖是也

淵明與子儼等疏潁川韓元長謂韓融原注韶子濟北

汜稚春謂汜觚原注晉書有傳集云范稚春誤南史汜幼春蓋遼唐

成○元圻案南史隱逸傳潛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為訓戒曰汝輩雖不同生
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鄉佐八十而終兄弟同

居至於沒齒濟北汜幼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汝其慎哉
後漢書韓韶傳韶字仲黃潁川舞陽人也為縣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縣

境子融字元長少能辨理而不為章句學獻帝初至太僕年七十卒晉書
儒林傳汜觚字稚春潁川盧人也奕世儒素敦睦九族時人號其家兒無常

父衣無常主觚少履高操安貧有志業金樓子戒子篇引淵明此書作汎
稚春涼有主簿汜稱見通鑑晉紀四十汜音凡

朱文公答呂伯恭書曰陶公栗里前賢題詠獨顏魯公一篇

令人感慨今攷魯公詩云張良思報韓龔勝恥事

新狙擊苦不就舍生悲拖紳嗚呼陶淵明奕葉為

晉臣自以公相後每懷宗國屯題詩庚子歲閏按淵明十題

甲子自庚子始 自謂羲皇人手持山海經頭戴漉酒巾

將侯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嘗言五六月北窗下卧遇涼風暫手自謂是羲皇上人 興與孤雲遠

辨隨飛鳥泯 淵明雜詩曰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見廬山記集

不載 何云此詩唯見陳合舉廬山記中然已非全篇矣○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地理類廬山記三卷宋陳舜俞撰舜俞字令舉烏程

人所居曰白牛村因自號白牛居士慶曆六年進士嘉祐四年又中制科第

一歷官都官員外郎熙寧中出知山陰縣以不奉行青苗法謫南康監稅事

迹具宋史本傳舜俞謫官時與致仕劉渙游覽廬山嘗以六十日之力盡南

北山水之勝而渙舊嘗錄聞見未暇詮次舜俞因採其說參以記載書

所傳考據精博非後來廬山記勝諸書所及雖缺四五兩篇猶可寶貴

樂廣客蛇影與風俗通所載杜宣事

同 闕按風俗通義劭杜

宣酒感壁上弩影而致疾尤詳于晉書○元圻案宋駉埴鼠璞云大率奇事

易失實虎石蛇蓋意義界同皆有二出漢書李廣出獵見虎射之沒矢視之

石也射不入矣韓詩外傳能寒子夜見虎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石復射矢

摧無跡晉書樂廣賜客酒盃中有蛇既而疾廣意驪壁角影復置酒客頓愈

風俗通應彬請行宣酒盃中如蛇宣得疾後於故處設酒蛇乃弩影耳意遂解二事於人名俱不合未知孰是 樂廣事見本傳應彬事見風俗通怪神

蒼蠅傳赦異苑以為晉明帝與苻堅載記同

元所案四庫全書總目

子部小說類異苑十卷宋劉敬叔撰敬叔宋書南史俱無傳明胡震亨始採諸書補作之稱敬叔彭城人起家小兵參軍元嘉三年為給事黃門郎太始中卒其書皆言神怪之事卷數與隋志所載相合 異苑三晉明帝嘗欲肆赦乃屏曲室去左右下帷作詔有大蒼蠅觸帳而入萃於筆端須臾亡去帝竊異焉令人尋看即蠅所集處輒傳有赦喧傳已徧 晉書苻堅載記上初堅之將為赦也與王猛苻融密議於露堂堅親為赦文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集於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人相告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外窮推之威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諺曰欲人弗知莫若勿為聲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謂也 唐歐陽詹暗室箴曰又有苻堅竊為制度神敗其類蒼蠅以呼嵇康魏人司馬昭惡其非湯武而死於非辜未嘗一

日事晉也晉史有傳康之差也後有良史宜列於

魏書

何云韓通附建隆其類也 全云韓通又是一例今宋史以周三臣

魏書已附康于七子傳晉史複書○元坊案晉書嵇康傳康字叔夜護國鉅人也其先姓奚食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鉅有嵇山家於其側因而命氏 通

鑑魏元帝紀景元三年山濤為吏部郎舉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昭聞而惡之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兄嵇詵安不孝康為證其不然鍾會謂康嘗欲助母邱儉昭遂殺安及康

司馬師引二敗以為已過司馬昭怒王儀責在元帥

之言昭之惡甚於師元所案習鑿齒曰司馬大將軍引二敗以為已過過消而業隆可謂智矣三國志魏齊

王芳紀嘉平三年注漢晉春秋曰母邱儉王昶關東軍敗各燒屯走朝議欲貶點諸將景王曰我不聽公休以至於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原之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較并州并力討恪景王從之未集而雁門新興二郡以為遠役遂驚反景王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元伯之責又王脩傳注王隱晉書曰脩一子名儀司馬文王為安東儀為司馬東關之敗文王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曰責在元帥文王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殺之胡氏讀史管見曰師引敗歸己非自反之德蓋悔殺王儀而為之諷以兩事為一人以前為後

劉殷失節於劉聰而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大節

已虧其言之是非不足論也元所案晉書孝友傳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七歲喪父哀毀過禮

服喪三年不見其齒齊王問辟之拜新興太守永嘉之亂沒于劉聰聰奇其才而擢任之累至侍中太守錄尚書事殷恒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

尚不可面斥其過而况萬乘乎 讀史管見嘗論劉殷言事君幾諫之非以厚齋云爾

干寶論晉之創業立本固異於先代後之作史者不

能為此言也可謂直矣元圻案文選干寶晉紀總論曰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提於三代蓋有為以

為之矣宣景適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不及脩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過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臺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二祖過輝代之期不暇待參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

焚石勒之幣江左君臣之志壯矣僭號之國十六而

晉敗其一原注李勢舉滅其三原注李勢舉不可以清談議晉何云

威慨深矣 問按此王氏得毋自傷其本朝乎○元圻案晉成帝紀咸和八年石勒遣使致幣詔焚之孝武紀太元八年苻堅率眾渡淮遣謝石謝元謝琰桓伊等距之及苻堅戰于淝水大破之俘斬數萬計穆帝紀永和三年二月桓溫攻成都苻之李勢降益州平安帝紀義熙六年二月劉裕攻慕容超尅之齊地悉平義熙十三年七月劉裕克長安執姚泓袁粲蕭邊防賀寶論十事其論戰云晉之渡江國非不弱而未嘗肯與敵和石勒來聘輒焚其幣祖述出鎮而河南復為晉土苻秦南牧一戰而却之蓋強敵在前晉人朝思夕慮求勝敵之策所以能保其國

晉簡文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憂主辱東魏

孝靜帝

闡本每帝字

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

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至今使人流涕

全云

傷德祐之北行也○元圻案晉簡文帝紀先是熒惑入太微海西廢及帝登
作熒惑又入太微帝甚惡焉時中書郎郗超在直帝乃引入謂曰命之長短
本欲不計故當無復前日事耶超曰大司馬臣溫方內顧社稷外恢經畧非
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超請急省其父帝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園之事遂
至於此因詠庾闡詩云云遂泣下霑襟魏書孝靜帝紀帝有孝文風齊文
襄王嗣事甚忌焉文襄嘗侍飲舉觴曰臣澄勸陛下酒帝不悅曰自古無不
亡之國朕亦何用此活文襄怒曰朕朕狗脚朕文襄使崔季舒臥帝三拳奮
衣而出帝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云云及禪位下御座步就東廊口詠范蔚
宗後漢書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宋史紀事本末
帝熙德祐二年先是元軍既迫遣柳岳奉書如元軍既還陳宜中復遣岳及
陸秀夫呂師孟等求稱姪納幣不從則請稱姪孫伯顏不許至是太后命用
臣禮陳宜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臣非所較也遂遣劉岳奉表稱
臣上尊號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正二月伯顏至臨安城時福王亦自紹興
至太皇太后及帝欲與相見伯顏曰未入朝無相見之禮問月帝及太后隨
元軍北行元主廢帝為瀛國公見於大安殿尋命帝為僧全太后為尼於正
智寺

祖述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

案此祖述說元帝語見本傳

述字士稚范陽道人爲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而

晉之德澤淺矣姚弋仲曰亟自

歸於晉王猛曰勿以晉爲圖人心知義非後世所

及也

全云亦以比宋之無失德而致嘆于姚弋仲王猛之不若則應指夏竇輩也○元圻案後魏崔鴻後秦錄仲有子四十二人常誡諸子曰

我死之後汝歸晉家竭盡臣節又前秦錄王猛寢疾堅臨省疾問以後事猛曰晉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爲圖 宋史紀事本末帝

景德祐二年正月夏竇以淮西叛降元按先是度宗時知漢陽軍王儀以城降儀守張晏然都統程鵬飛以州軍降伯顏遣鵬飛至黃州招諭陳奕以城降又以書招蕪州管景模景模亦降陳奕以書誘其子嚴以安東州降德祐元年知南康軍葉開知德安府來興國知六安軍曹明俱迎降于江州元兵至海州安撫丁順降知廣德軍令狐榮以城降元兵至常州臨安戒嚴同知樞密院曾淵子左司諫潘文卿右正言季可兩浙轉運使許自浙東安撫王霖龍侍從陳堅何夢桂曾希顏等數十人皆遁岳州總制孟之紹舉城降京湖宣撫司朱禔孫湖北制置副使高達提刑清陽參政等降獨松關守將張滿道泰州裨將孫貴胡惟孝尹端甫李遇春開北門納元軍潭州守將吳繼明劉孝忠以城降

南豐記王右軍墨池云愛人之善雖不能不以廢

一能特因愚謂右軍所長不止翰墨其勸殷浩內外

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其止浩北伐謂力爭武功非

所當作其遺謝萬書謂隨事行藏與士卒同甘苦

案羲之本傳無甘苦二字此從通鑑謂謝安虛談廢務浮文妨要非當時

所宜言論風旨可著廊廟江左第一流也不可以

藝掩其德謂之一能過矣元所案王羲之傳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時

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安在內外和因與浩書以戒之浩不從及浩

將北代羲之以為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為姚襄所敗復圖再

舉又遺浩書曰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為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

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字

宙雖廣自容何所通鑑晉紀穆帝永和二年羲之遺謝萬書曰以若過往

不屑之韻而附同羣碎誠難為意也然所謂通識正當隨事行藏耳願君毋

與士卒之下者同甘苦則盡善矣萬不能用果敗世說言語門王右軍與

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

文王肝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効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

當今所宜曾子固墨池記曰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

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畏曰王羲之之學池敘授王君書于憫問以
竭之王君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耶容齋四筆王
逸少在東晉時蓋溫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懷物外不爲人役
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而其操履識見當世亦少其比而爲書名所蓋後世
但以翰墨稱之則一藝之工爲累大矣胡氏讀史管見曰逸少議論不多
見然皆有補於當時後世顧推爲翰墨之宗晉史系傳專美此事藝成而下
足以掩德故君子慎所尚也

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如得臣猶在憂未歇也覘國

者以人爲輕重

元圻案史通模擬篇左傳稱楚武王欲伐隨熊率且
比曰季梁在何益至燕方等三十國春秋說朝廷聞

慕容雋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以此而擬左氏所謂
貌異而心同也晉書載記慕容雋字宣英號之第二子號死即位慕容恪
字元恭號之第四子封太原王初建業間雋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
恪尚在所憂方大耳

宣帝紀論竊鐘掩耳以衆人爲不聞出淮南子

元圻案
宣帝紀

唐太宗御製論曰夫征討之策豈東晉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
晉明掩面恥欺僞以成功不勸肆言笑奸同以定業雖自隱過端年而終見
咄後代亦猶竊鐘掩耳以衆人爲不聞銳意盜金謂市中爲莫覩呂氏春
秋不司論自知竊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鐘者欲負而走則鐘大不可負以

推毀之鐘況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已也遠掩其耳淮南子說山訓范氏之敗有竊其鐘負而走者鈴然有聲懼人聞之遠掩其耳僧人聞之可也自掩其耳悖矣淮南子蓋本呂覽梁任助勸進義或甚盜鐘李善法引呂覽

楊盛不改義熙

晉安帝九年改元義熙

年號其志如陶靖節孰謂夷

無人哉

原注盛武都王元圻案宋書氏胡傳

云王疑作氏又云皆深傷宋季之無人也

為豪族漢獻帝建安中有楊騰者為部落大帥騰子駒始徙仇池晉安帝以楊盛為仇池公高祖踐阼進盛車騎大將軍加侍中永初三年改封武都王以長子元為武都王世子武都王雖為蕃臣猶奉義熙之號盛謂元曰吾年已老當為晉臣汝善事宋帝故元奉焉

袁宏以伏滔比肩為辱似知恥矣而失節於桓溫之

九錫恥安在哉

全云此指葉李輩嘗立名節而不終○元圻案文苑

傳袁宏字彥伯性強正亮直雖被溫禮遇至於辨論每不阿屈世說新語入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袁伏袁甚恥之恒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上與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虎袁宏小字王彪之傳溫遇疾詔朝廷求九錫袁宏為文以示彪之彪之謂宏曰卿固才大安可以此示人間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遲遲宏從之溫亦尋薨謝安傳使袁宏具艸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錫命遂寢文苑傳伏滔字元度平昌安邱人有才學少知名桓溫引為參軍從代袁

真至壽陽以淮南屢叛著論二篇名曰正淮傳具載其文餘無與同裴彥仰何以蓋與此屑而厚齋稱之為知恥當更詳考元史一百七十三裴李傳李字太白一字舜玉杭州人宋景定五年世祖南伐會憲宗崩世祖班師襄陽國解賈似道自詭以為己功蓋驕恣李乃與同舍生康棣而下八十三人伏闕上書攻似道似道知者棄出於李族其黨劉良貴譴李併用金師齋扁竄漳州會宋亡歸隱富春山至元十四年命御史大夫相威行臺江南且求遺逸以李姓名上即授浙西道儒學提舉李聞命欲遁而使者致丞相安童書云士君子當隱見隨時其尚悉心以報殊遇李乃幡然北向再拜曰仕而得行其言此臣夙心也敢不奉詔

謝邈傳孝武多賜近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邈輒焚

毀之通鑑云帝好為手詔詩章以錫侍臣問本云錫元板作賜

或文辭率爾徐邈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

經帝重覽然後出之事見孝武紀此一事也晉書以為

謝邈通鑑以為徐邈必有一誤開按通鑑亦本晉書儒林傳元折案謝邈附見謝安傳

邈字茂度性剛頗有理識累遷侍中時孝武帝觴樂之後多賜侍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邈輒焚毀之其他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論者以此多邈

儒林傳徐邈東莞姑幕人姿性端雅勤行勵學博涉多聞以慎密自居孝武
帝招延儒學之士謝安舉以應選遷散騎常侍帝好爲手詔詩章云云文與
通鑑同愚按謝邈所焚者乃已被賜之章故得毀之徐邈所刊削者似指未
賜侍臣者而言以徐邈常在西省侍帝故也且謝性剛體徐性慎密事亦各
肖其人似非一事不妨兩存晉書兩傳同有是時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時
議以此多邈之文故厚齋疑有一誤

晉之伐吳杜預曰孫皓或怖而生計則明年之計或

無所及隋之伐陳文帝投秭於江曰使彼懼而知

改吾又何求隋文之識若優於預矣以時考之吳

猶有死守之臣

謂丞相張悌也

杜預所以詭形而不敢露陳

不聞力戰之將隋文所以衡行而無所忌預之言

近乎實文帝之言非其誠也

元圻案杜預傳時帝密有滅吳之計預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

之期帝報待明年預再上表曰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或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脩江南諸城遠其居人賊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南史陳後主紀預明二年隋文帝謂僕射高瑱曰我爲百姓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

密之隋文帝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搜祿於江若彼能改吾又何求
三國志吳孫皓傳天璽三年以軍師張憺為丞相注襄陽記曰憺字巨先
襄陽人晉來伐吳皓使憺督沔瑩諸葛靚帥衆三萬渡江迎之至牛渚沈瑩
曰晉治水軍于蜀久矣宜畜衆力待來一戰今渡江迎戰若或摧喪則大事
去矣憺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吾恐蜀兵來至此衆心必駭懼不可復整今
宜渡江決戰若其喪敗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如子計坐待敵到君臣俱
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遂渡江戰吳軍大敗憺為晉軍所殺隋書
韓擒傳大舉伐陳以擒為先鋒襲采石守者皆醉擒遂取之次于新林陳人
大駭其將樊楚魯世真田瑄等相繼降之陳叔寶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
擒將至衆懼而潰任蠻奴為質若弼所敗棄軍降擒入朱雀門陳人欲戰蠻
奴搗之曰老夫尚降諸君何事衆皆散走遂平金陵執陳主叔寶按韓擒即
韓擒虎唐史臣避唐諱故去虎字

文心雕龍

明詩篇

謂江左篇製溺乎元風續晉陽秋曰正

始中王何好莊老至過江佛理尤盛

何云佛理疑當為元理

郭璞

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許詢孫綽轉相祖

尚而詩騷之體盡矣愚謂東晉元虛之習詩體一

變觀蘭亭所賦可見矣

愚謂以下二十字則本作小雅今從何

本何云景純蓋始變永嘉之體非

許之弊自景純始也集韻蘭亭詩較宋桑世昌蘭亭考○元圻案宋許謝
靈運傳論在晉中興元風獨扇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
殫乎此自建武暨乎義熙思載將百莫不寄言上德託意元珠仲文始革孫
許之風叔原大變太原之氣世說新語三簡文稱許椽條庄續晉陽秋曰
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世尚賦頌皆體則詩騷列綜百家之言正始中
王弼何晏好莊老元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過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
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詢及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
盡矣三國志魏鍾會傳注王弼字輔嗣何劭為其傳曰弼幼而察惠年十
餘好老氏通辨能言正始中黃門侍郎缺晏議用弼補臺郎又曹爽傳晏何
進孫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晉書郭璞傳璞字景純河東
聞喜人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為中興之冠璞作遊仙詩七章載
文選李善注曰凡遊仙之篇皆所以滓穢塵網鍾鍊縹緲餐霞倒景餌玉元
都孫綽許詢晉書無傳王羲之傳云羲之雅好服食養性初度浙江會稽
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
義冠世與羲之同好嘗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為之序文選孫
綽遊天台賦李善注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孫綽字興公太原人為章安令
稍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尋轉廷尉卿于時才筆之士綽為其冠又江淹擬
許徵君自序詩善注晉中興書曰高陽許詢字宏度寓居會稽司徒蔡謨辟
不起詢有才藻善屬文時人皆欽愛之

梁武帝勅羣臣自太初終齊撰通史六百二十卷元

魏濟陰王暉業起上古終宋著科錄二百七十卷
其書無傳高氏小史自天地未分至唐文宗爲百
二十卷今雖存而傳者鮮自書契以來未有如通

鑑者

則按王氏似以通史與通鑑同一編年體隋經籍志唐藝文志並列正史吳均傳武帝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畢惟列

傳未就卒史通云其書以史記爲本異者惟無表耳此豈編年體玉海入雜史類不入編年得之○元圻案史通六家篇梁武帝勅其羣臣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爲本而別採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以還則全錄當時紀傳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所爲異者唯無表而已其後元魏濟陰王暉業又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斷限亦起自上古而終於宋年其編次多依飲通史而取其相似者共爲一科故以科錄爲號黃氏叔琳史通謂故補北史景穆十二王傳濟陰王暉業撰魏晉王家世號辨宗錄非科錄也常山王遵傳元暉常山王遵之後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錄百家要事以類相從爲科錄起伏羲迄晉宋凡十四代表上之子元云暉業者誤書錄解題別史類高氏小史一百三十卷唐殷中丞高峻撰本書六十卷其子迥分爲一百二十卷蓋鈔節歷代史也司馬溫公常稱其書使學者觀之中興書目一百二十卷止於文宗今本多十卷直至唐末收元和間人則其書當止於德順之間還序但云分六十卷爲百二十寸取其便易而已初宋書有所增加

宋周朗有積帶寶笥著衣之論司馬文正公有耳視

目食之說皆足以儆世迷

元圻案宋書周朗傳朗字義利汝南安成人世祖卽位普資百官

言朗上書曰一體炫金不及伯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積集服累笥月豈常視身未時親是爲積帶寶笥著衣空散國帑之財徒奔天下之貨溫公迂書曰衣冠所以爲容觀也稱體斯美矣世人舍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棄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食之物所以爲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果餌而刻鏤之朱綠之豈非以目食者乎

魏之篡漢晉之篡魏山陽陳留猶獲考終

山陽公卒於魏
明帝青龍二年

陳留王卒於晉
惠帝太安元年

亂賊之心猶未肆也宋之篡晉踰年而

弑零陵不知天道報施還自及也齊梁以後皆襲

其跡自劉裕始

元圻案通鑑綱目晉恭帝元熙二年六月劉裕還建康稱皇帝廢帝爲零陵王永初二年宋主裕弑零陵

王于秣陵又宋順帝昇明三年四月宋蕭道成自進爵爲齊王遂稱皇帝廢其三準爲汝陰王徙之丹陽五月齊主蕭道成弑汝陰王滅其族梁弑宋

惠銘家語云秋寒後以煙火
集香湯與別莊香事為常
起裏遊園遊山石層疊與
心者諸樹耳云前此未見

巴陵王陳弒梁江陰王隋弒北齊介公闢

帝不失爲叔孫昭子

元圻案通鑑綱目宋晉陽王景平二年徐羨之傳亮謝晦廢其主義符爲營陽王遷於吳

六月弑之迎立都王義隆于江陵是爲文帝元嘉三年正月朱討徐羨之傅亮誅之謝晦舉兵反江陵宋主自將討謝晦二月誅之

戒昭昭矣

元圻案宋文帝爲太子防所弑魏太武爲中常侍宗愛所弑
宋書文帝紀論曰帝才謝光武而遙制兵略至於攻日職

時莫不仰聽成旨雖獲師喪旅將非韓白而延寇壘境抑此之由及至晉滅
金和難結商豎雖禍生非慮蓋亦有以而然也魏書太武紀論曰帝掃統
萬平秦隴蕩遼海盪河源其功大矣至於初則東儲不終末乃釁成所忽固
本貽防殆弗思乎老子上經儉武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
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又偃武章夫佳兵者不祥之
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葉少蘊

燕石林

云齊武帝欲爲裴后立石誌墓中王儉以

爲非古或以爲宋元嘉中顏延之爲王球作誌墓

有銘自宋始唐封演援宋得司馬越女冢銘隋得

王戎墓銘爲自晉始亦非是今世有崔子玉

金書名環

張衡墓銘則墓有銘自東漢有之周益公謂銘墓

三代有之唐開元四年偃師耕者得比干墓銅槃

東漢誌墓初猶用甄人方刻石

元所案唐封演封氏聞見記王儉所著喪禮云施石

誌於墳裏禮無此制魏侍中繆襲改葬父母制墓下題版文原此制將以千載之後陵谷遷變欲後人有所問知其人若無殊才異德者但紀姓名厯官祖父姻媾而已若有德業則爲銘文案儉此說石誌宋齊以來有之矣齊時有發古冢得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河東賈昊以爲司馬越女嫁爲荀騰子婦檢之果然東都殖業坊十字街有王戎墓隋代曠家穿旁作害得銘曰晉司徒尚書令安豐侯王君銘有數百字然古人葬者亦有石誌但不如今代貴賤通用耳南齊書文學傳賈淵字希鏡平陽襄陵人世傳譜學孝武世青州人發古冢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鮑照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淵口此是司馬越女嫁爲荀騰兒檢訪果然歐陽公集古錄張衡墓銘其刻石爲二本一在南陽一在向城又宋文帝碑跋云余家集古所錄三代以來鐘鼎彝器銘刻備有至後漢以來始有碑文欲求前漢時碑碣卒不可得是則冢墓碑自後漢以來始有也周益公跋王獻之保母碑云銘墓三代

有之薛尚功鐘鼎款識第十六卷載唐開元四年偃師耕者得比干墓銅盤篆文云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保蓋古者範銅精巧鑄以爲器寔死皆用自漢錢幣益重銅禁日嚴不宿業於是陶土堅緻與鐵石等子得光武時梓潼屠墓輒先敘所愿之官末云千秋之宅撫脫隸書而非鐫也又有章帝時范君謝君輒銘以四字爲句厥後銅雀之瓦遂可作硯字亦隱起以此知東漢誌墓初猶用輒久方刻石紹興中予親見常州宜興邑中新出靈帝時太尉許馥塚有碑漫滅惟前有百餘字可讀大畧云夫人會稽山陰人姓劉氏太尉之婦也任時在梁撰文章緣起乃謂誌墓始晉殷仲文洪丞相適跋云世傳東漢墓碑皆大隸疑叻時尚未露見其說良是惜乎洪公不見漢輒也宋祝穆事文類聚六十載事始曰齊太子穆妃將葬議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起顏延之爲王彌作墓誌以其素族無銘誅故也遂相祖習魏侍中繆襲製埋文父母墓下將以千載之後陵谷遷變欲後人聞知但記姓名歷官祖父姻婭而已若有德業則爲銘文王戎墓銘有數百字然則魏晉以來有墓誌也漢杜子夏臨終作文命刊石埋墳前厥後墓誌悉因此始

張融風止詭越齊高帝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程致道贊米元章云是千載人不可無一

元折案南齊書張融傳融

字思光吳郡吳人也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隨列同行常稽遲不進太祖素奇愛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遺春渚紀聞七上與蔡京論書良岳復召米芾至合書一大屏指御前端硯使就用之芾書成即捧硯跪請曰此硯經賜臣濡染不堪復以進御上大笑因以賜之芾抱負趨出餘墨落漬袍袖上曰顗名不虛傳也京奏曰芾人品誠高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也程致道名俱衢州開化人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愿官徽猷閣待制封新安伯宋史入文苑傳著北山小集四十卷

南豐序齊書曰蕭子顯之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
刻雕藻繪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愚謂子顯以齊

宗室仕於梁而作齊史虛美隱惡其能直筆乎

元

案宋袁褰楓窗小牘曰曾子固南齊書序是一部十七史序不可不熟看梁書蕭子顯傳子顯字景陽子恪第八弟也幼聰慧文獻王異之愛過諸子封寧都侯梁天監初降爵爲子撰齊書六十卷

梁武帝曰應天從人致堂

讀史管見十二

謂易之革曰順天應

人未聞應天也爲是言者不知天之爲天矣愚按
梁武之父名順之故不云順天避諱也後人應天

之語蓋襲其誤

原注蕭道成之篡奪順之為爪距豈知祥移其子乎何云宋以歸德為應天府而明初襲之其後又改

北平為順天則兩京之名雷同矣以經義取士而經亡安得讀書人而用之○元圻案南史文學傳顏協字子和父見遠齊和帝鎮荊州以為錄事參軍及即位兼御史中丞梁武帝受禪見遠不食數日而卒帝問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而顏見遠乃至於此易大有彖傳應乎天而時行班彪王命論班固東都賦漢書敘傳俱有應天從人之語後漢黃瓊疏亦曰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又東都賦注引禮緯含文嘉口湯武順人心應於天則又在班氏父子之前惟李善注引革彖傳亦作應乎天而順乎人實誤耳梁書武帝紀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皇考諱順之齊高帝族弟也參預佐命封臨湘縣侯

梁武帝時錢陌減始有足陌之名唐末以八十為陌

漢隱帝時王章又減三錢始有省陌之名

元圻案梁書武帝紀中大

同元年詔曰頃聞外間多用九陌錢陌減則物貴陌足則物賤非物有貴賤是心有顛倒自今可通用足陌錢夢侯筆談今之錢數百錢謂之陌者借陌字用之其實只是百字如什與伍耳唐自皇甫湜為塾錢法至昭宗末乃定八十為陌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每出官錢又減三錢以七十七為陌輪官仍用八十客齋三筆四用錢為幣本皆足陌梁武帝時以錢錢之故商賈浸以姦詐自破嶺以東八十為百名曰東錢注即以上七十為陌名曰西

錢京師以九十爲百名曰長錢大同元年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
蓋少至於末年遂以三十五爲百唐之盛際純用足陌天祐中以兵亂窮乏
始令以八十五爲百後唐天成又減其五漢乾祐中王章爲三司使復減三
皇朝因漢制其輪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諸州私用猶有遺俗至於四
十八錢太平興國二年始詔以七十七爲百公私出納皆然故名省錢顧
氏日知錄曰抱朴子云取人長錢還人短陌則是晉時已有之不始於梁也
後魏葛榮陷冀州賈景興稱疾不拜每捫膝曰吾不

負汝

事見魏書
賈景興傳

僞楚之僭喻汝礪捫其膝曰此豈易

屈者哉以捫膝自號蓋本於此

元圻案岳珂程史十四喻汝
三峽人靖康初爲祠部員

外郎僞楚之僭集議密省簪弁惟惛喻獨捫其膝曰此豈易屈者哉即日捫
冠去於是捫膝自號有集十四卷劉後漢光祖實序之焉

宇文泰弑君之罪甚於高歡之逐君乃以周公自擬

亦一莽也

方樸山云具一隻眼錢氏大昕曰此是公論善見觀所立
寶炬泰所立連名爲君政之不由元氏久矣後儒必左袒關

西非持平之論○元圻案通鑑梁武帝紀中大通六年七月魏高歡弑其
河魏主西奔長安宇文泰使趙貴梁禦帥甲騎二千奉迎十二月魏孝武帝
用四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平原公主明月南陽王寶炬之同產也從帝入
關丞相泰使元氏諸王取明月殺之帝由是與泰有隙癸巳帝飲酒過醉而

並錄事房高士之字文以周
心之挺其行國禮周風
有在錄事房一舉也前注引
与州指云云、非

死魏書出帝紀帝爲宇文黑獺所害通鑑梁元帝承聖三年正月魏太
師泰廢魏主立其弟齊王廓四月泰殺廢帝又簡文紀大寶三年魏丞相
泰問劉璠曰我於古誰比對曰璠常以公爲湯武今日所見曾桓文之不如
泰曰我安敢比湯武庶幾望伊周何至不如桓文

北齊魏長賢曰王室板蕩藝倫攸斁大臣持祿而莫
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虛痛朝危空哀主辱匪躬之
故徒聞其語有犯無隱未見其人發不恤緯而憂
宗周之亡女不懷歸而悲太子之少況委質有年
安可自同於匹庶其言凜然可以立懦夫之志作
史者以魏收之族與之同傳閻按謂北史非北齊書蘭艾
混殽甚矣原注長賢徵之父也○元圻案北史齊魏長賢傳長賢收之族叔也齊著作郎河清中上書譏切時政大忤權幸親故以長賢不相時而動或爲書以相規責長賢答書云云

高洋之惡浮於石虎符生一楊愔安能救生民之溺

平

元圻案顏氏家訓慕賢篇齊文宣帝即位數年便沈酒縱恣無綱紀尚能委政尚書令楊遵彥內外清謐朝野晏如各得其所物無異議

高洋歡之子澄之弟東魏主善見武定八年廢魏主而自立改武定八年為

齊天保元年北齊書文宣紀論曰帝如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其後繼酒肆

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世未有 崔鴻後趙錄石虎字季龍勅之從子勒

父未幼而子之故取謂之勒弟既廢殺宏稱居攝趙天王大赦改元又前秦

錄苻生字長生健之第三子皇始五年僭即皇帝位 通鑑梁紀敬帝太平

元年齊文宣能委政楊隋隋總攝機衡百度脩教故時人皆言主昏於上政

清於下 北齊書楊愔傳愔字遵彥宏農華陰人

執笏始於宇文周保定四年

事見周書武帝紀

紫緋綠袍始於

隋大業六年

元圻案隋書禮儀志七大業六年詔從駕涉遠者文武官等皆戎衣貴賤異等雜用五色五品以上通著紫袍

六品以下兼用緋綠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黃 通鑑注云

自此文武官常服遂以為品色 笏制詳于玉藻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

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此云執笏始於宇文周蓋古祇笏於腰間不執之於

手也

蕭方等梁元帝子為三十國春秋以晉為主附列劉

淵以下二十九國

此通志藝文界之說

通鑑晉

帝安元興三年引

此書乃唐初所撰
其書乃唐初所撰
其書乃唐初所撰

方等論綱目但云蕭方誤削等字

全云方等二字出佛書○元折案通鑑引蕭方

等論曰夫蛟龍潛伏魚蝦蝥之是以漢高敖雍南魏武免梁鵠安可以布衣之嫌而成萬乘之體也綱目所引蕭方論與通鑑同
梁書世子傳忠壯世子方等字實相世祖長子也注後漢書未就所撰三十國春秋及靜住子行於世
顏氏家訓風操篇父母疾篤醫雖賤少則涕泣而拜之以求哀也
梁元帝在江州嘗有不豫世子方等親拜中兵參軍李猷焉太平御覽六百十載方等三十國春秋曰漢大將軍東平王約漢王聰戲之曰汝誦何書味何句也約曰臣誦孝經得詠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至於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未嘗不反覆誦之聽大悅三十國春秋今已不傳記此二條其人其書猶可得其仿佛

晉之篡魏以賈充其亡亦以充

案事具晉書賈充傳及賈后傳 隋之平陳

以楊素

隋文帝開皇八年以楊素為行軍元帥九年正月滅陳

其亡也亦以素

原注立太子妃易太

子亡之兆也

元感之於素猶李敬業之於勣也煬武之立

素勣之力也其子孫

闕本無孫字闕云敬業勣之孫今從何本增

欲撲其燎可

乎

全云敬業與元感同科深幸誤矣○元折案賈充納其女南風為太子妃太子即位立為皇后后弑楊太后殺太子適晉室遂亂劉淵稱帝懷

歷北狩 楊素潛廢太子勇而立廣廣弑文帝而隋室以亡 隋書楊元感傳元感司徒素之子也襲爵楚國公見朝綱漸紊帝又猜忌日甚遂與諸弟潛謀廢立誓衆曰我身爲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者不顧敝家滅族者但爲天下解倒懸之急救黎元之命耳 唐書李勣傳帝欲立武昭儀爲后訪於勣答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勣子震實子敬業武后既廢中宗又立睿宗實亦囚之諸武擅命唐子孫訣戮天下憤之敬業起兵傳檄州縣疏武氏逆惡復唐王天子位

祖君彥微光武不隔於反支乃明帝事見王符潛夫

論

原注反支日月月朔爲正戌亥朔一日申酉朔二日午未朔三日辰巳朔四日寅卯朔五日子丑朔六日○元圻案通鑑隋紀恭帝義寧元年

李密襲興洛倉前宿城令祖君彥往歸之君彥挺之子也密移檄郡縣數揚帝十罪君彥之辭也 潛夫論愛日篇明帝時公庫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庶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遂蠲其制王氏原注卽王符傳注文也注云見陰陽書 文苑英華六百四十六祖君彥爲李密檄洛川文曰大禹不重於尺璧光武不隔於反支 唐李德裕丹扈六歲亦云光武至仁反支不忌

北史李繪六歲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偶年

之忌見於此

元圻案北史李渾傳渾弟稽字敬文六歲便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遂竊姊筆牘用之未逾晦朔達通

急就內外以爲非常兒

梁武帝策錦被事劉峻以疏十餘事而見忌又問栗

事沈約以少三事而爲悅君之於臣爭名記誦之

末燕泥庭草於隋煬何議焉

元圻案南史劉峻傳峻字孝標本名法武平原人梁武帝每集

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乃悅曾策錦被事咸言已
格帝試呼問峻峻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自是惡之不復引見
書沈約傳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約嘗侍謔值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
問曰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則羞死
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諫乃止
宋朱翌猗覽察雜記曰以是知漢
文自謂不及賈誼賢矣
通鑑隋紀煬帝大業九年帝嘗屬文不欲人出其
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
隨意緣復能作此語耶
宋孝武欲擯書名王僧虔不敢顯跡常用拙筆書
以此見客事正相類

李仲信

屋

爲南北史世說朱文公謂南北史凡通鑑

所不取者皆小說也

閻按語類云南北史除通鑑所不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笑的小說洵然然則通鑑集事

取國家盛衰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以為書
仁甫長子官著作郎 通序案李仲愔屋

隋萬寶常聽樂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

隋之不久不待聽樂而知也師尚父曰以不仁得

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使隋用寶常之言復三

代之樂其能久乎何云迂寶常之先見不逮房元齡

問按不但房喬其父彥謙亦具先見見隋書 全云聞其樂而知其德寶常

之所以泣也豈謂用古樂而遂可久○元圻案隋書藝文傳萬寶常不知何

許人也妙達鐘律通工八音常聽太常樂泣然而泣人問其故寶常曰樂聲

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將盡大業之末其言乃驗 劉肅大唐世說新語

七房元齡開皇中隨父彥謙至長安時天下晏安論者以為國祚無疆元齡

密告彥謙曰隋帝盜有天下不為後嗣長計混淆嫡庶使相傾奪今雖清平

其亡可翹足而待 隋書房彥謙傳彥謙字孝冲初開皇中平陳之後天下

一統論者咸謂將致太平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性多忌克不納諫爭太子

卑弱諸王權威在朝惟行苛酷之政未施宏大之體天下雖安方憂危亂

徐楚金說文云隨文帝惡隨字為走乃去之成隋字隋

是時隋國二帝在通國春秋時
隨國隨侯已有介隋者王世充
是時行在江左建業步地無幾
是時年步之議往此說不極王世充
等

裂肉也其不祥大焉殊不知隨從是是安步也而

妄去之豈非不學之故

集證羅泌路史隋文帝惡隨從是改爲隋不知隋自晉安隋者尸祭鬼神之物

亦云暴殺裂諸肉之名卒以隋裂終

陳無淮無荆襄無蜀而立國三十二年江左猶有人

也

全云此有感於劉整之以蜀呂文煥之以蜀夏貴之以淮西並降於元而當時中外諸臣遂不能自支也

集證抗大宗諸史然疑考陳世高

祖百戰而百克後主一戰而即擒豈異人任失廟算也隋軍濟江魯廣達蕭摩訶任忠樊毅諸人南北支離未戰輒潰使賀韓之眾不血刃而入臺有侯倬焉固非其戰之力矣陳廷之上居槐衾者無精腦之忠乘麾鉞者鮮結纓之節上書極諫乃一二尤散之傳緯章率然猶不免倬倬焉力戰而死又僅僅一隊主之楊孝辯父子主憂臣辱主辱臣死陳之所謂極臣世臣者不聞有一人可挂於忠義之傳嗚呼陳可謂無人矣深享之論原其始造也○元圻案劉整以瀘州十五郡降元在度宗咸淳三年呂文煥以襄陽降在咸淳九年夏貴以淮西降在帝昀德祐二年劉整驍將也賈似道行打算法于諸路欲以軍興時支取官物爲贖私整疑懼遂降元蒙古既得整盡知國事處資南伐之謀益決全後謂呂文煥以蜀當是襄陽之誤

魏節閔帝陽瘖避禍至於八年

閔按魏書北史並云絕言將垂紀○案通鑑云帝閉口八年

乃言終身為范粲可也天何言哉之言一出諸口遂

以不免程子曰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

元圻案魏書前廢帝

紀帝諱泰廣陵王羽之子帝以元父攬懼因託瘡病絕言將垂一紀及莊帝崩亦朱世隆等以王潛嘿晦身有過人之量乃令王所親申其意且兼迫脇王遂答曰天何言哉世隆等大悅奉進璽綬二年齊獻武王廢帝於崇訓佛寺而立平陽王脩太昌初帝殂於門下外省晉書隱逸傳范粲字承明陳留外黃人官太宰中郎齊王芳被廢粲因陽狂不言寢所乘車不言三十六載終於所寢之車

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宋石頭城之謠也寧為王
凌死不為賈充生宋沈攸之之言也悲君感義死
不作負恩生陳魯廣達之留名也與其含恥而存
孰若蹈道而死秦郭質之移檄也與其屈辱而生
不若守節而死燕賈堅之固守也寧為南鬼不為
北臣則有齊新野之劉思忌寧為趙鬼不為賊臣

則有趙仇池之田松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則有
魏樊城之龐惠寧為國家鬼不為羌賊臣則有晉
河南之辛恭靖之人也英風勁氣如嚴霜烈日千

載如生其視叛臣

案臣疑當作君

要利者猶犬彘也

全云龐惠寧堅似可不必

○元圻案南史袁粲傳粲字景倩洵弟子也粲鎮石頭時齊高帝方革命粲
自以身受顧託不欲事二姓密有異圖齊高帝遣戴僧靜向石頭斬粲及其
子最又褚彥回傳彥回與袁粲受顧命輔幼主粲謂彥回曰國家所倚惟公
與劉丹陽及劉耳願各自勉無使竹帛所笑齊臺建彥回曰高帝引何曾自
魏司徒為晉丞相求為齊官高帝謙而不許世頗以名節譏之於時百姓語
曰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又沈攸之傳攸之字仲達宋廢帝既殞順帝即
位加攸之車騎大將軍齊高帝遣攸之子蕭廢帝劍斷之具示之攸之曰吾
寧為王淩死不作賈先生楚起兵兵破與子文和自經死陳書魯廣達傳
廣達字通覽後主即位徵拜侍中資若弼攻敗諸將乘勝燒北掖門廣達猶
督餘兵苦戰不息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痛哭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
矣士卒皆涕泣乃就執入隋以憤慨卒江總題其棺頭曰黃泉雖抱恨白日
自留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賈思生晉書荀登載記登討姚萇馮翊郭質起
兵廣鄉以應登宣徽三補曰姚萇窮凶肆害毒被人神皇天雖欲絕之亦將
假手於忠節凡百君子皆素漸神化有懷義方含恥而存執者路道而死

載記又稱郭質爲郭曜所收遂歸於裴英以爲將軍反類事仇亦一陳琳耳
似不足以爲諸公之列通鑑晉紀穆帝升平二年燕泰山太守賈堅屯山
往荀羨引兵擊之羨兵十倍於堅堅戰殺羨兵千餘人羨進攻之堅歎曰吾
自結髮志立功名而每值窮阨豈非命乎與其屈辱而生不若守節而死乃
謂將士曰今危困計無所設卿等可去我將止死將士皆泣曰府君不出衆
亦俱死耳堅曰今當爲卿曹決關乃開門直出羨兵四集堅立馬橋上左右
射之皆應弦而倒羨兵從塹下斫橋堅人馬俱陷生擒之堅憤惋而卒南
齊書魏虜傳沈宏太舉南寇新野太守劉思忌拒守永泰元年城陷思忌
問之曰今欲降未思思曰寧爲南鬼不爲北臣乃死首書劉曜載記楊雄
敵襲仇池勉之執田松難敵曰子信吾當與子終定大事子謂劉氏可爲盡
忠我獨不可乎松厲色大言曰吾寧爲國家鬼豈可爲汝臣爲難敵所殺
三國志魏鍾繇傳惠屯樊爲關羽所得立而不脫羽謂曰卿兄在漢中我欲
以卿爲將不早降何爲惠罵曰寧爲國家鬼不爲賊將遂爲羽所殺晉書
忠義傳辛恭靖隴西狄道人也隆安中爲河南太守會姚興來寇被執興謂
之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可乎恭靖厲色曰寧爲國家鬼不爲羌賊臣興
怒幽之適歸江東宋陳客曰今日寧與城俱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
爲袁紹所害元魏張文伯曰我寧死見文陵松柏安能去忠義而從叛逆乎
元顯和曰我寧爲忠鬼不能爲賊臣俱爲元法僧所害當曾此三人宋史
紀事本末度宗咸淳九年元兵陷樊城范天順曰生爲宋臣死爲宋鬼牛富
身被重傷赴火死裨將王福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咸淳十
年元兵進至沙洋都統邊居誼拔劍自殺不殊赴火死所部三千人戰死
焉帝景德祐元年元兵犯江淮招討汪立信曰我生爲宋臣死爲宋鬼吾今

日猶死于宋土也元兵犯池州通判趙卯發謂其妻雍氏曰我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卯發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元兵略饒州通判萬道同諷知州唐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耶江萬里開襄陽城破盤池芝山後園偏其亭曰止水謂其門人陳偉器曰我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遂赴止水死子鎬及左右相繼投池中伯顏至常州知州姚普通判陳昭都統王安節城破書死之或謂昭曰城東北未合可走昭曰去此一步非死所也伯顏執安節不屈死帝黑德祐二年夏貴家僮洪福從貴楨功却鎮巢軍貴既北降招福不聽貴至城下好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突入執福福大罵數貲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肯背國初臨安既陷阿朮以太皇太后兩下手詔諭李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發弩射死使者幕客或勸自爲計庭芝曰我惟一死而已阿朮復遣使持元主詔諭庭芝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阿朮請元主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歸歛庭芝不納庭芝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姜才將兵赴泰州阿朮圍之且驅其妻子至陣下招降會姜才發背不能戰庭芝投蓮池水淺不死與姜才俱被執至揚州阿朮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憤罵不已乃皆殺之元兵自德祐元年圍潭州安撫兼知州事李希拒守至二年正月阿里海督戰益急諸將請曰吾屬爲國死可也如民何希罵曰汝第死守復言我先戮汝知衡州尹鼓寓城中乃爲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溺事發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耳禮畢與家人自焚死希命酒酣之因留兵佐夜飲傳令猶以盡忠二字爲號參議楊霆赴圍池死希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曰吾力竭分當死我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發我忠伏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三

地歸以不能帶固命之忠泣而諸取酒使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節亦引頸受刃忠繼火焚其居適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慟哭自刎幕僚陳億孫頗應

亦不屈而死厚齋此條思古人所以弔今人也故備錄之

忠孝節義之類
忠孝節義之類
忠孝節義之類
忠孝節義之類

章孝寬知兵而不知義尉遲迴之討楊堅所以存周也孝寬受周厚恩乃黨堅而滅迴堅之篡也孝寬

實成之難以追春秋之誅矣元圻案周書尉遲迴傳迴字薄居羅代人也其先總之別種號

尉遲部因而姓焉封蜀出為相州總管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以迴望位素重懼為異圖乃令迴子淳齋詔書以會葬徵迴尋以章孝寬代之迴以隋文帝

將圖篡奪遂舉兵留停而不受代隋文帝於是徵兵討迴即以章孝寬為元帥迴大敗孝寬繼兵圍之迴自殺又章孝寬傳章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

也少以字行恭帝元年以大將軍與于謹伐江陵平之拜尚書右僕射賜姓宇文氏天和五年進爵郡國公

楊堅以后父篡國亦一莽也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

之必及其世堅之謂矣莽堅之女皆節婦也為其

父者亦少愧哉元圻案漢書外戚傳孝平王皇后莽女也莽即皇后年十八矣帝稱我不朝妾欲嫁之更號為貢皇室主

令成新公孫建子祿飾將暨往問疾后大怒答鞭其旁侍御因發病不肯起
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見漢家投火中而死 周書皇后
傳宣帝楊皇后名麗華隋文帝長女宣帝不豫詔后父入禁中侍疾及大漸
劉昉等矯詔以后父受遺輔政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及行禪代憤惋
逾甚隋文帝內甚愧之開皇六年封后為樂平公主議奪其志后誓不許乃
止

顏見遠死節於蕭齊

注見本卷

其孫之儀盡忠於宇文周常

山平原之節義有自來矣

問按惜有慙事梁齊周隋之之推見遠之孫之儀之弟也父協

亦義士○元圻案北史文苑傳顏之推字介珉邪臨沂人祖見遠父協並以
義烈稱弟之儀字升幼周宣帝即位遷上儀同大將軍御正中大夫進爵為
公帝刑政乖僻昏縱日甚之儀犯顏諫諫深為帝所忌宣帝崩遺詔以隋文
帝輔政之儀知非帝旨拒而弗從隋文帝後案符璽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
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 南史顏協傳樹協子之儀之推北史之推傳
爾弟之儀未知孰是 唐書忠義傳顏果卿字昕與真卿同五世祖假常山
太守安祿山反攻常山果卿晝夜戰并竭糧矢盡六日而陷賊脅使降不應
至洛陽為祿山曰汝營州牧羊羯奴耳竊荷恩寵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
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反耶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
杜節解以肉敷之罵不絕賊鈎斷其舌果卿含胡而絕 顏真卿傳真卿字
清臣師古五世從孫為平原太守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帝曰朕不
識真卿何如人所為乃若此李希烈陷汝州盧杞建議真卿往諭希烈大會

其黨召真卿朱滔等謂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
宰相執先太師者真卿叱曰若等間顏常山否吾兄也諱山反首舉義師後
雖被執詎賊不絕於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
脅耶希烈害之 儒學傳顏師古字穉祖之推父思魯

男忠錫孫

孝濬

校字